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南菁書院

吳沈欽韓文起著

傳繼室以聲子雜記所謂攝如君也白虎通說曰嫡死不復

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按大夫而下繼室有

為嫡者故喪服之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天

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嫡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

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是妾死繼往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非嫡

也

元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雜記上介賵執圭將

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

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子贈諸侯亦如是也

傳鄭武公 史記武公名掘突譙周云名突滑

故名曰寤生 史記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

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云

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

終老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

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溲于少牢殆又

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為惡之乎寤與悟同呂覽明理篇頡訢百

疾注訢逆也說文悟逆也亦通作悟韓非子說難大意無所拂

忤史記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悟司馬貞索隱云不拂悟于君

張守節正義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顧廣圻韓非子識誤

云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呂覽蕩兵篇百姓之悟相侵也

立見新序雜事篇衛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皆悟字之義禮

記哀公問午其眾注逆其眾王肅本作迂是午悟寤皆通悟也

凡從此聲者其義並通士喪禮下篇無器則悟受之疏云悟即

逆也劉熙釋名女青徐州曰媾媾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

然也此其證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妨產婦即謂之逆生也

號叔死焉 竹書紀年平王四年鄭人滅號

小九之一 周書作錐解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

王城九之一惠棟曰不舉中者從可知

國不堪貳 坊記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唯卜之日

稱二君注不貳不自貳于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二當

爲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于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欽韓按二五尊卑大易明文別嫌明疑春秋法戒故公子呂云國不堪貳疏謂兩屬則賦役而國人不堪是以長慮爲淺見矣

不義不暱 說文黏也引傳不義不黏或作黏考工記凡暱之類不能方故書暱或作楸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暱之暱或爲黏案尙書典祀無豐於昵孔傳昵近也馬融云昵考也考于祖爲近爲親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曰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寔此言所爲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叔段相應杜注非是

未嘗君之羹 顧炎武曰爾疋肉謂之羹故云未嘗君之羹按

杜預以羹爲賜賤官之常若賜賤官則以肉體取盡飽所謂賤者取賤骨周語戎狄則有體薦何得只啜羹也禮經自鄉飲酒至少牢饋食曰羹定曰羹飪皆是所殺之內體又聘禮記云賜饗惟羹飪注謂飪一牢也豈可盡以盛鉶者當之乎若然則穎考叔食舍肉一語爲贅矣

弔生不及哀 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亾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賓乃弔生者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爲哭三無時之一傳文所謂及哀者卽是此時以卒哭祭爲限也

喪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也又虞禮記卒哭祭餞尸畢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帶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麻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有蜚 政和證類本草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也如蝗蟲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八九月多人人家屋裏逃寒有兩種以作廉薑氣者為真南人噉之又夜行一名負盤即窳盤蟲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按爾疋注蜚即負盤臭蟲似當為

窳盤蟲

二經 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
人之義從君者也疏云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據其為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按左氏無明文說左氏者以子氏未薨句謂之桓母耳當從穀梁說

三經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顧棟高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

朔食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為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

蓋今法日食必於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欽韓按顧說非也元史麻志姜爰晉書志天水姜爰造三紀甲子元麻校春秋日

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麻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書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麻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入食並無朔字今以甲子元麻推算俱是朔日正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正明爲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爲左氏疾痛也

傳不反哭于寢 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依和其謬按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立婦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送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升西階爲廟所以先反哭于

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朝廟先禰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弓日中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勿堂與室爲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哭于寢寢卽廟耳猶諸殯宮本是寢而雜記云至于廟門注云廟所殯宮以尸柩所在故寢可謂之廟祖廟以酌奠在室故廟亦可謂之寢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是也杜預以爲正寢不知寢廟通稱也士虞禮側享于廟門之外主人卽位如反哭位疏云迎魂而反神還在寢故以寢爲廟虞于中祭之是虞與反哭異所矣

君子曰 趙汭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膚淺左氏之陋見也殿本注疏攷證臣照按君子之稱或以德或以位

左氏所謂君子曰者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也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稱君子之論也後儒每忘卻左氏之書以紀事而以是為左氏論事往往訾警之亦惑矣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皆直書其事而時勢與義理並著如孔子之不得不作春秋也欽韓按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

憾而能眡者 釋言眡重也郭云謂厚重說文眡目有所恨而止也

四傳修先君之怨 服氏以先君為莊公孔疏引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為州吁所弑則隱二年鄭人伐衛當桓之世按疏但據傳二年之文耳惠云州吁弑桓而稱先君無是理也先君之怨在春秋前明矣

敝邑以賦 論語孔注賦兵也杜預謂賦調非

眾仲 潛夫論志氏姓篇魯之公族有眾氏

猶治絲而勞之也 說文勞複屋棟也廣疋釋宮勞閣也非此

義蓋借勞為紛亂耳書呂刑泯泯勞勞傳云勞勞同惡是亦有雜亂之義也

敗鄭徒兵 傳言諸侯之所敗者唯徒兵見鄭之未大創也杜

何從知其必不車戰

五傳則公不射 惠云此指祭祀射牲按此謂田獵上殺也詳

玉制及毛詩傳

大夫四士二 按論語馬融注佾列也八人為列是大夫以下

亦以八人為列服氏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為四八三十

二士爲二八十六者是也杜用何休說非也宋書樂志元嘉十五年太常傳隆云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顧炎武云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疏以爲舞勢宜方故行列既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至邢昺爲論語疏反援何杜之說以亂馬注殊不思士之四人固得方勢于何見綴兆行列邪

六年傳宋人取長葛 劉敞曰按前圍今取諸家並云一役杜氏分爲兩役非

猶懼不說 說文說草多兒此訓爲至廣正不載蓋與暨通釋

元應一切經音義字林暨及也亦至也韋昭周語注暨至也莊

九年傳盟于莒穀梁作暨

七年傳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主國致幣有二事聘禮賓至近

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乘皮束錦儻勞者此一事也賓

事畢卽館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大夫奉束帛賓受幣致大

夫乘馬束錦此又一事也然皆主先而賓酬非此發幣之事至

歸饗餼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庭實設四皮賓奉束

帛入致命致其君命也降出又請面如覲君之幣賓私覲之幣畢乃餼賓

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也主人朝服迎門外再拜賓升一等大夫

從升再拜受幣此敬賓之禮而凡伯不然故戎嫌之

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賈逵以爲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

鄭眾以配為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為軌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杜預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非目擊安得方來譏之愚按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不告至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為墜成命而誣其祖

九傳乃可以逞

方言逞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逞我之志

十傳以王命討不庭

諸侯職貢充庭覲禮庭實惟國所有不

庭者不修職貢也庭與甯聲同大戴記投壺篇嗟爾不甯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孔廣森曰諸侯不臣謂之不甯惠云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不負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傳義謂諸侯有功則加地進

爵鄭能推其功于魯以王爵勞之合于正體尚書大傳命諸侯得專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十一傳薛庶姓也

為婚姻者謂之異姓鄭注禮記大傳云異

姓謂來嫁者也司儀注云庶姓無親者也

工則度之

釋器本謂之劑郭注引傳亦作劑廣疋釋詁劑分

也

周之宗盟

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為同宗之盟孫毓以為宗

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按夏見曰宗鄭云宗尊也欲其尊王

同盟亦是尊王之事宗尊字古本通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

字林宗尊也宗盟亦謂主盟賈義是也

及大逵 釋宮九達謂之逵此云大逵當從爾正宣十二年傳至于逵路或乃考工記之經涂九軌耳詩疏謂周禮經涂九軌不名曰逵杜注與爾正不合

許莊公奔衛 杜預云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按國君出奔甯有不知蹤跡若實不知所往傳又何以言之知經不書實是史文所略耳

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元和郡縣志東偏城在許州長葛縣東

北五里許叔所居即此城寰宇記今有東西兩城按東偏西偏

當即許之國都漢為許縣魏為許昌宋省入長社縣宋史地理志熙寧四

年省許田縣為鎮入長社在今許州東三十里長葛本是鄭地在州西北五

十里地勢闊遠何得謂之居許東偏地志不通往往類此

而使餽其口於四方 方言餽寄也或曰寓寄食為餽

卒出豸行出犬雞 言若卒若行各以豸犬雞為詛也小正何

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斯滅也又盡也

己弗能有而以與人 上十二邑本非王地王弗能有虛以優

鄭鄭亦弗能有而空失故采地此失八柄之馭不能服人之一

端也假令鄭託王命與師以與蘇氏爭地是教其相賊害豈所

以鎮撫宇內傳意雖未及可以意推之

不度德 說文德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釋名德得也得事宜

也鄭莊能自用其威福息故不如也

有死者 言雖有死者非首惡也顧炎武云非有名位之人如

司馬昭之族成濟

桓公

元經公即位 周官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古者立位同字然則此人旁即是杜預妄改古文

傳美而豔

說文豔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淮南精神訓獻公

豔驪姬之美注好體曰豔與說文義同按此豔當作歆豔之義

郊特牲疏云歆豔是愛欲之言

年二經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傳孔父字諡也杜預因公穀兩家

皆美孔父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顧炎武日知錄云家語本姓篇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按若以孔父為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為氏

傳立華氏也

督有弑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為此會以湔洗之

經書成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為證桓公罪此公羊家言非也先言華氏是史文追稱猶諸侯預稱諡杜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乖戾

衡紉

追師注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紉懸瑱笄卷髮者鄭辨衡笄異制以先鄭

云衡維持冠者誤以衡笄為一物凡笄有二一以束髮一以固

冠衡非維持冠所用也杜亦沿先鄭之誤衡蓋隋唐后妃首飾

所名兩博鬢矣

藻率率即組也三禮圖云既以采色畫韋衣于板上前後垂

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故聘禮記云玄纁繫長尺絢組注云

是青經解賁篇

春秋左氏傳補注一

十一

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是也按疏云此組繫亦名纁藉卽上文反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纁上介執璋屈纁率與粹同詩傳紉粹也詩疏紉訓爲粹粹是

大紉說文作粹云率屬蓋其字從絲知率正謂組也

鞶厲 內則男鞶革玉藻注凡佩繫于革帶按大帶博四寸以束體革帶博二寸以繫鞶施佩易訟上爻或錫之鞶帶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鞶厲亦革帶也方言厲謂之帶革帶之餘爲厲大帶之餘爲紳杜反以鞶厲爲紳帶謬矣白虎通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隋書禮儀志阮湛以爲有章印則于革帶佩之今博三寸半加金鏤鰈螳蝦鉤以相拘帶

不克 紀年不克晉人殺潘父

三經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元史麻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麻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

五經州公如曹 鄭王制注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

大者爵尊國小蓋指此彼疏云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號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號按鄭以殷制大國不過百里周初猶因殷之地至周公始大其

封公五百里至男百里故爲此說其實虞號之君始封當不止
百里或是陵夷斥削或爲戎狄并吞故春秋時漸微弱耳禮記
射義注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則爵易崇地亦易
削也服云州公在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光伯難之
以爲爵得稱公土亦應廣知不然者爵自王命受于當陽之朝
土因世守削于弁髦之代若能保其舊何至國危而不復乎
傳旂動而鼓 尋賈逵許慎之義並以旂爲發石後漢書袁紹
傳曹操乃發石車章懷注今之拋車也晉書卞壺傳賊峻造逆
戮力致討身當矢旂則知古訓相承以旂爲石明矣唐書李密
傳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旂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
將軍礮獨杜預以旂爲旃漸染私說穿鑿不經而宋儒遂廢雅

故

且問左右 杜注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爲非則
鄭之合戰射王爲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爲司馬昭縣解耳
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此大經
也今鄭之待天王若夷狄然臨陳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
天下後世哉後漢書孔融傳荊州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
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畧曰劉表所爲
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曰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
跋扈欲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良爲宜隱郊祀之事曰
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陵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

尊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爲諸侯發列國
弄兵蠻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有此例至于畿甸諸侯天王
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寧有大于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
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故不足諱也傳極言鄭莊之姦狡而杜
仍爲湔洗鄭惡其于經傳皆憤憤而臆決者矣

啟蟄而郊龍見而雩

律麻志歟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

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是古麻
以驚蟄爲正月中氣淮南天文訓周書時訓並以爲雨水正月
中是後人追改耳三月之清明穀雨今亦互易唐大衍日度議
曰周麻立夏日在觜觶二度于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

六經寔來

釋詁寔是也杜解寔爲實非也韓奕箋云實當作

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疏云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
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以此推經上年州公
如曹今年方來不可爲實寔來者言于是乎來也傳作實者猶
之毛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命不同卽方俗聲同之誤張洽曰
觀禮天子曰非他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鞏伯寔來今案書
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傳嘉栗旨酒

詩生民箋栗成就也

親其九族 杜預用歐陽尚書說然助祭合食惟同姓耳當從
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義

以名生爲信 按名生之字所包甚廣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
偶然者白虎通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以

尚書道殷家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以殷臣有
巫咸祖已又云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此所謂名生爲信也

年十一傳莫敖患之淮陰侯傳爲楚連敖李奇云楚官張晏曰

司馬也按楚策斷脰決腹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攷諸定
四年傳卽左司馬沈尹戌則莫敖爲司馬之官明矣

年十四經御廩災大雅召弓箋米之率糲十稗九鑿當爲八侍

御七疏云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

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

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按御米則得二升一合

以其爲米之最精故以名廩文選注引月令章句云穀藏曰倉

米藏曰廩釋言廩廩也邢疏引孫炎云廩藏穀鮮潔也舍人云

廩少鮮也按廩卽御廩也此兼兩義以其經導擇自然鮮少治

春尤精故得鮮潔漢惠帝紀注應劭曰擇米使正白爲白粲

年十五經鄭伯突出奔蔡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追逐而苟免非

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

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

自安自固愚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何者

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

君之事播於鄰國則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

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哉左氏義深于君

父而杜預自蠹之

年十六傳壽子載其旌以先春官司常職頒旗物皆畫其象焉

春秋左氏傳補注一

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眾官樹之于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疏云若某官某姓某甲之名放此按壽子載旌卽是彼注所稱徽識以表急子之名號故賊見其旌而壽子誤爲所殺

十七年經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據長曆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

史麻志大衍麻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

傳蔡人召蔡季于陳杜預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彙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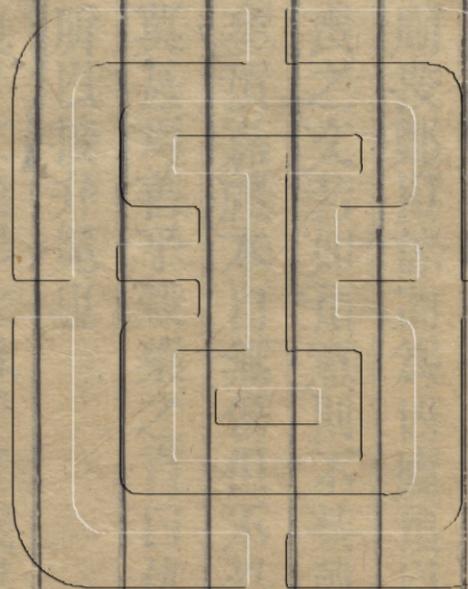
云蔡季非獻舞預誤合爲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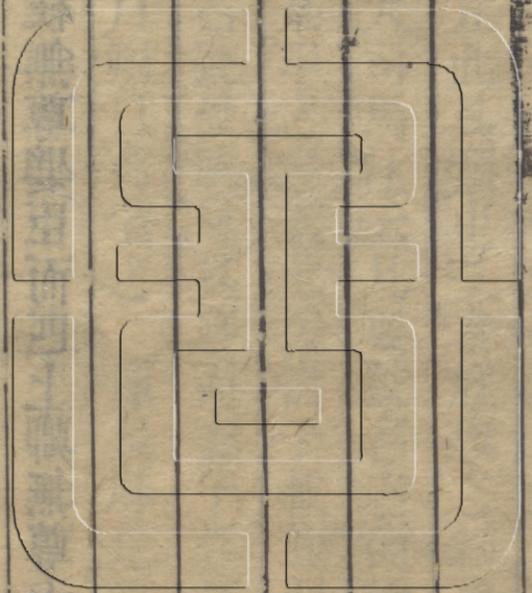
十八年傳齊人殺彭生杜預云不書非卿陳傅良曰杜氏說非

是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趙汭曰史旣諱戕書薨則殺彭生必不復書

並后匹嫡兩政耦國韓非說疑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

嫡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六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二 吳沈欽韓文起著

莊公

元經築王姬之館於外 杜預云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
忍便以禮接於廟按鄭以諒闇為凶廬預以諒闇為心喪子之
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戴天之讐可釋三年
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以吉禮翻美莊
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
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傳絕不為親禮也 文姜罪大母子之義已絕但子無出母之
道故春秋婉其文曰孫于齊釋言遜遜也謂逃去見姜之自絕

去氏焉以貶之於是焉莊公可以已矣曰此禮也率義之謂禮夫成乎其為母子者未有不稱氏也故凱風曰母氏汪曰曰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惡之心焉至于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以絕之也惠棟云說苑曰絕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正與此同為外禮也傳意言於外禮也莊公之為之非禮也杜預言齊

已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此蠻獠殺父以狗償母之智也

三傳疾之也按傳疾之之義雖不明言然玩六年經云王人

救衛又云齊人來歸衛寶則莊公釋仇而與之比肩從事同惡

相濟桓公身為篡弒而成宋亂莊公身自忘義而助衛惡由其躬行不避致茲披猖傳發明經意疾之者疾莊公也然左氏身

是魯史直指君惡懼以危身故仿佛其辭與輦帥師語同藉以

含蓄耳蓋前此築王姬之館為齊主昏猶曰王命也溺會齊師

伐衛孰使之乎注家徒牽於前後之例而昧是非之心隱四年

輦帥師曰疾之者疾輦有無君之心擅盜兵柄為篡弒之萌非

獨於帥師時貶也終隱之世輦不稱公子也溺于莊公初無疵

戾又會齊師伐衛書法與輦不同然則疾之之義通計五年六

年伐衛言之其疾莊公顯矣

四經公及齊人狩于禚杜云越境與齊微者狩失禮按莊公

雖無人心何為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

安能儼然與鄰國之君狩然則人者齊侯也莊公安之而書者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

為愧之因而微之

傳授師子焉 傳言楚始用兵車也考工記兵車戈及戟矛四

等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卒於楠木之下

管子地員篇縣泉其地不乾其木乃楠漢書

西域傳注楠木心似松明一統志楠池在德安府應城縣治南

楚武王卒于楠木即此一統志楠山在安陸府鍾祥縣東一里

六經齊人來歸衛存

公羊穀梁經傳皆作衛寶左傳同惟經

言存疏云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寶或作保字與存

相似故誤惠云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保與寶同周書顧

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宋按說文宋藏也本寶之正字

胡安國曰按尙

書稱遂伐三腹俘厥寶玉

則作者正文寶者釋辭

傳必度於本末 按度其本者其人於義當立者也度其末者

其人立後能安固國家者也

後君噬齊 說文臍從肉齊聲

八傳我奚御哉 言不女御也詩傳御禦也淮南時則訓注御

止也

十傳彼竭我盈

孫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是故朝氣銳晝氣

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孫子之

言蓋本於此

十一傳臧孫達曰

惠云上載文仲之言終錄哀伯之語按世

本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文仲

為哀伯之孫世次不相及且史官所載一時之言無祖書名孫

稱謚者達當作辰傳寫誤也欽韓按達字不誤上文仲誤耳始言宋之當興尙不審其辭命之人後知御說言宜爲君則其時御說已立矣文仲於此時尙幼小若追論其事不應不審御說之辭又可知哀伯之言亦非一時傳括言之耳伯氏瓶殆歿於哀伯之先故無諡文仲以孫繼祖也韓詩外傳以爲孔子語生搏之注云不書獲萬時未爲卿按審其時不爲卿則被獲贖歸反以卿追賞其功乎以卿賞之而又斬之無是理也蓋史以敗其師爲重故略萬不書

十二年經及其大夫仇牧仇牧殉君之難固聖人所必褒也杜預獨以爲無善可褒此彼時之議高貴鄉公死而王經族誅者也具此污見欲注聖經難矣

傳蕭叔大心顧炎武曰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戴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爲附庸今徐州府蕭縣是也

十四年傳其氣燄以取之惠氏辨燄本爲炎按後漢書任光傳光炎燭天地可證古只作炎

故繩息媯以語楚子廣疋釋詁譏譽也小爾疋作繩蓋借繩爲譏耳

縱弗能死列女貞順傳息君夫人自殺

十七年經多麋京房易傳廢疋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麋陰類故多麋記其異張華博物志東陽縣多麋百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峻民人隨此峻種田不耕而穫其收百倍

則麋非害稼之物

傳鄭不朝也 鄭玉曰同盟于幽在去年之十二月纔踰月爾

安得便責其不朝當是以事來聘應對失詞或禮慢而見執耳

按鄭既行成身不自朝而使一介來往故傳以不朝言之

年十八經三月日有食之 長曆三月係癸未朔按隋曆志劉孝

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曆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

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麻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

食限蓋誤五為三

傳王饗禮 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擯者出

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乘皮公受幣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

公出迎賓宰夫實解以醴薦脯醢公用束帛庭實乘馬其行禮

之次第獻酬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序亦同大行人職

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三享即聘禮之加璧享覲

禮所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也再裸即聘禮之禮

賓也前乎此者致館致飧後乎此者致饗餼致饗食大行人云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醴賓之時不名

為饗以其但有脯醢無牲牢也杜預云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

此目不見周禮禮經者也

命之宥 宥與侑同此當饗食之節也鹿鳴箋云飲之而有幣

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掌客職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若弗

酌則以幣致之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包疾病祭祀凶喪之事不親饗食

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禮云若不親
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此
明饗食皆有幣聘禮注云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
過也鄭以兩經但云致幣不審多少之數故據禮賓之時惟束
帛乘馬勸飲食之幣不然不能多于彼矣若親饗食則君自致
之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
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
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此酬侑之幣親送于饗食賓之時也
皆賜玉五穀馬三匹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四亞之重賜
無數注四謂乘馬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按加賜之物則
寶玉彝器之屬此禮賓所用非送爵相酬之玉幣也禮器云琥

璜爵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云琥璜非
爵名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送爵也諸侯于聘賓惟用束帛乘
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相酬也
今按上云命宥此即宥之儀也亦當有幣小行人職琥以繡璜
以繡言玉則幣可知禮用乘馬此惟三匹亦非典也 注魯人
不言其來諱之也 注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按
戎狄為中國之患故諱言其來喜其捍禦有素故書追之魯之
疆場猶能自保若來而不知侵而無備則國非其國杜預此解
同兒戲矣此戎即伐凡伯之戎也水經注濟瀆自濟陽縣故城
南東逕戎城北

十八年傳鬻拳葬諸夕室 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成柏

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呂覽明理篇常主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注云夕室以喻悲人也玩呂覽文則死者之所為夕室

楚人以為大閹 大閹若漢之光祿勳也百官公卿表如淳引胡廣曰勳之言閹也閹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故漢制公卿將軍大夫以下有罪被劾者輒移光祿勳禁止不得入殿門古文苑揚雄光祿勳箴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闔限以禁界艮卦九三厲閹心虞翻曰艮為閹閹守門人古閹作熏字如虞義則光祿勳之言閹審矣杜預云若城門校尉非也

二十傳取其寶器而還 紀年子頽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

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

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韓非五蠹篇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

二十傳王以后之鞶鑑予之 杜云鞶帶而以鑑為飾今西方

羌胡猶然按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鵠鵠而朝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傳孝惠時即侍中皆貝帶蓋胡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鏡為飾也鞶鑑自是二物鄭解內則云鞶小囊盛帨巾者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曹瞞傳操佻易自佩小鞶囊盛手巾細物東觀漢記詔賜鄧遵虎頭鞶囊一鄭之詁經篤矣孔穎達小子目不知書輒肆譏評可恨

二十經肆大眚 賈逵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

也按莊公尙不讐齊何有讐其母普天曠蕩蒯夫人得同其例
否此晉武帝以調孫秀非真有其事實乃創之于前徒見經文
下卽有葬文姜之事強傅合之耳

傳請以死告 呂覽贊能注告白也漢書高紀注告者請謁之
言謂請休耳

未卜其夜 服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按飲酒有饗有
燕形弓詩云一朝饗之所謂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也
燕禮闈人爲燭湛露詩厭厭夜飲則燕固以火繼之臣飲君有
饗而無燕晏子雜篇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
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上章云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
日財不足請斂于民此又前期卜日之證也

遇觀之否 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觀之否者爲觀卦之
否爻屯之比者爲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惠云筮法有
三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觀之否卽觀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
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處當時豈皆一爻變者乎二
篇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者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
通易理概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非也

二十三年經公如齊觀社 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當
稷社稷卽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又曰王里國中里微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
詳彼文則齊之社固著聞矣

傳諸侯有王 讀如終王之王服云有王朝于王小行人職諸

侯入王鄭司農云入王朝于王也

二十年經公如齊逆女 啖助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書者皆

譏也劉敞曰譏以讐之于其宗廟也杜預云禮也非

大夫宗婦覲用幣 杜預云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按禮有內宗

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

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

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夫記所謂外命婦

也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

也經言大夫宗婦覲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

覲夫人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

小君其言男女同贄者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

其非禮杜預鹵莽疏陋欲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

體義亦當見此等荒謬誕妄處直孔氏手筆矣列女傳雙擘六

亦載此事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較傳語尤明則注疏之謬

灼然矣

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元史麻志大衍推之七月辛

未朔交分入食限

鼓用牲于社 地官牧人職凡外祭毀事用虋可也注虋謂雜

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即此所用牲不以牲也

傳非常也 顧棟高云正義謂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

月為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傳謂非

常者以六月為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

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
 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為首見故須
 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
 年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按顧說是也古歷本疏杜預與
 大衍所推未必悉合經紀其鼓用牲正以儆懼天變發明經意
 見常食不書鼓用牲而此書之義若以為本非六月不當鼓用
 牲則應言司厯之過僅如杜預解傳文為不辭矣
 非日月之皆不鼓 傳以此章亦上非常恐學者誤會故著此
 句見亦之義與上條自別上云非常見用牲伐鼓之故此亦非
 常見不必用牲伐鼓

二十六年傳晉士蔿為大司空 王制大國三卿正義崔氏云三卿

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
 司空兼司寇之事春秋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
 司空此是三卿也按晉宋于後並著六卿之號當獻公時雖不
 審即備六卿與否要士蔿新有功由大夫升為卿循其名則下
 卿也加大字者以晉別有司空主功役之事秩是大夫故以大
 別之

二十八年經衛人敗績 杜預云不地者史失之按不地者齊聲罪

致討也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即為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

傳烝于齊姜 元和志晉齊姜墓在絳州正平縣南九里太子

申生之母

小戎子 蓋後為陸渾之戎杜預云允姓之戎子女也按陸榮

日據傳云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爲一戎而子其姓也

使俱曰按此二五于言下假設人夸美之詞以聳動獻公說士之常調如此杜預謂獻公未決驪姬復使二五說之則此三字于文爲不辭且上文語氣亦不了

而振萬焉詩簡兮箋萬舞千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殷周各有萬舞以象湯武之武功商頌云萬舞有奕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下文夫人云先君以是舞習戎備則楚亦自制萬舞振者樂記注云振鐸以爲節也

二十九年傳有蜚爲災也羅願爾疋翼劉歆言食穀爲災者未當

蜚者負盤臭蟲也今負盤好以清旦集于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

三十一年經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唐志大衍合朔議莊公三十一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朔殷麻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元麻志今麻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三十二年經公子慶父如齊杜預云慶父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劉敞曰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

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真告立君也又何假焉
 傳從之闕 說文闕閉門也詩傳闕閉也言閉門拒公
 割臂盟公 淮南齊俗訓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臂出血列子釋
 文引許慎注契剋臂出血
 講於梁氏 大宗伯職凡祀大神治其大禮注治猶簡習也豫
 簡習大禮又小宗伯職肆儀為位注肆習也若今時肆司徒府
 也漢書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蓋長樂奉詔率
 百官肆丞相府也

閱公

元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詩出車箋云簡書戒命也鄰國

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者書
 之于簡簡單札也國有急難不暇連簡為策單執簡往告猶今
 之羽檄矣魏志王凌傳注凌遙謂太傅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
 我敢不至耶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是知倉卒便易
 以簡施之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言天祚太子終有晉國勸其且逃以
 待命

辛廖占之 杜云辛廖晉大夫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
 筮仕于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服氏
 說以為畢萬在周筮仕于晉也魏世家畢公高之後

安而能殺 此言震之變坤也虞氏逸象坤為安為殺杜預言
 震殺非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惠云坤為民畢公高之子孫始仕於
晉為民之象復其始者比互坤坤變成震比為復震為侯復其
始之為侯也

二傳乃縊 杜預云季子推親親之恩故略其罪不書殺按杜
預于公穀二家一例刊落獨此襲公羊之謬說漢武帝責劉屈
釐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又責問御史大夫
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檀弓曰殺其
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然則慶父之罪至夷宗豈得推恩使
從容自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
內大惡諱也有慶父為元凶國之恥也

季氏亡則魯不昌 言與魯為終始然其事世家不載春秋費
為季氏私邑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
罷而後復來則費君立國即在哀公孫越後矣孟子有費惠公
趙岐云小國之君呂覽慎勢篇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楚世
家騶費邾邳者羅鷲也此四國頃襄王時尚存蓋亦與魯同滅
于楚

衣之偏衣 春官司服職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為弁
又以為衣裳按此所謂均服也衣與裳同色瞻彼洛矣箋諸侯
世子服韎韐之鞞爵弁服紕衣纁裳則亦皆赤色太子申生之
服當仿此若非出兵亦不用純色故朝服緇衣素裳玄端服之
裳天子諸侯以朱上士以玄中士以黃下士前玄後黃不嫌雜
色聘禮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以為衣而

素裳彼非兵事入廟不得純如兵服也今太子出兵乃用偏衣上下異色明非制也

則佩之度 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龙涼 廣正釋詁涼薄也

玦離 荀子大略篇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白虎通諫諍篇臣待

放于郊君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

龙奇無常 奇讀如奇耦之奇續漢輿服志祀宗廟諸祠皆服

衿玄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綺練示其赤心奉神也戎事亦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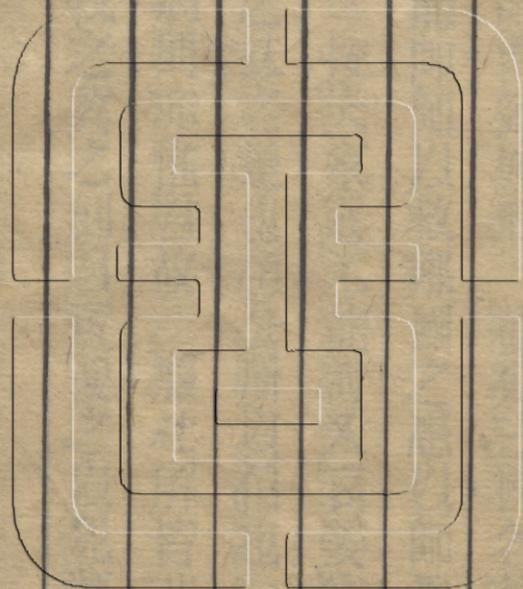
心致愾于敵故純赤今以偏衣則示無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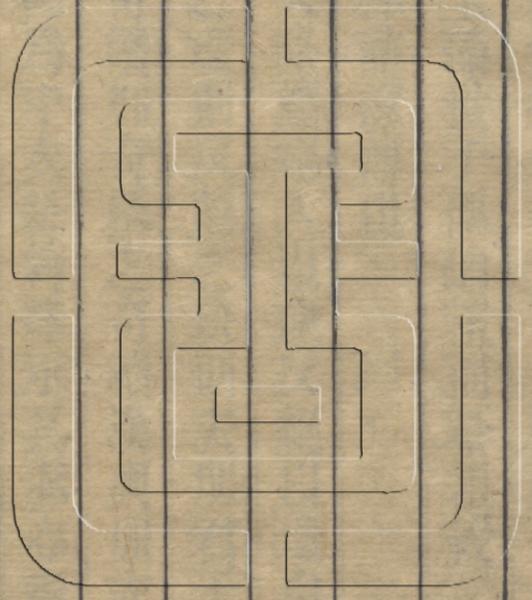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雜記注帛引作白按諸侯玄端服用十

五升布爵弁用三十升布皮弁玄端皆以布爲衣惟冕與爵弁

服用絲耳今此衣制蓋亦不殊稍麤沽以示儉蓋答布之類冠

本布今以帛猶諸麻冕而易以紵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六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七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三

吳沈欽韓文起著

僖公

元經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並列三國各著其勞也春秋錄織

芥之善諸侯能帥師以救鄰國之患以師為重故不書爵

傳為已甚矣 按夫家弱不能討又哀姜為僖公君母無自討

之理然則討之誅之是也桓公所以伯也

年傳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服杜解皆非也言虞國往日因

冀不道與師伐之冀之創君實使之以見鄰國得相征伐起已

伐號亦有故

年傳不曰旱不為災也 得救災之道後漢書黃瓊傳注引考

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出川以六過自讓細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請以身塞無狀也
年四經及江人董人伐陳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內師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不行也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高誘呂覽季春紀注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管子侈靡篇倍堯之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張世南游宦紀聞牛走順風馬走逆風亦是一理

五侯九伯 詩旄邱疏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州

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

二人共分陝而治按太公卒後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自陝以東當四侯半

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服虔如此解故鄭駁之是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也鄭說如此按周禮八

命作牧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是牧

本侯爵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按孔穎達本不知鄭學此傳

疏雖引鄭說乃有心排抑文理不分明故復錄之彼貪常嗜瑣

者尋杜預注甚易關記宜其以鄭為煩碎不近俗情也

以夾輔周室儀禮既夕注在左右曰夾穆天子傳左右夾佩

注夾佩左右兩佩詩疏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此言太公周公分

陝佐治也夾亦通俠檀弓上則與賓主夾之也釋文夾本又作
 俠哀十三年公羊傳注滕薛俠穀而趨來昭王南征而不復呂覽季夏紀高誘注引傳征下有沒字唐
 石經旁添紀年昭王廿八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噎雉免
 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親將征荆辛
 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陟漢梁敗王及蔡公扞于漢中辛
 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按振者蓋出其屍也劉恕通鑑外
 紀昭王南巡狩及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
 解王及祭公溺焉

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微當作傲佩觴傲古堯翻傲倖微
 古弔翻循也小道也毛居正六經正誤傲幸之傲從人巡微之
 微从才才音斥傳譌已久不敢改也

其其資糧扉屨方言扉屨麤履也孫愐引字書曰草曰扉麻
 曰屨

攘公之踰釋畜夏羊牝踰列子天瑞篇老踰之為援也張湛
 注踰牡羊也玩絲意言專聽生姦其變乃至攘主人之羊杜預
 謂變乃除公之美不辭甚矣

一薰一蕕沈括筆談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
 管子地員其草魚腸與蕕子虛賦奄闔軒于張揖云軒于蕕草
 也生水也

五經杞伯姬來朝其子杜預云時子年在十歲左右按曲禮
 問國君之子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春官典命職適子未

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度必堪其事年在冠婚而後可也未有十歲幼童得行朝儀預之此言不知何據

晉人執虞公 杜云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

滅同姓爲譏按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於彼見一義

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

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亡身虜有以自取

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恕也劫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

上罪亦可免乎

傳辛亥朔日南至 隋志春秋緯命麻序魯僖五年壬子朔旦

冬至

遂登觀臺以望 尚書大傳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注惡

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也大雅靈臺疏引服注

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鄭說靈臺與辟雍同處則魯之觀臺

亦在泮宮玉藻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公既視朔遂登觀臺袁準

云遂者遂事之名不必與太廟同處也

君父之命不校 大戴禮用兵篇子曰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

校以衛厥身包氏論語注校報也

輔車相依 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輔是可解脫

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韓非十過篇宮之奇諫

曰虞之有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淮南人

閒訓云如車之有輪杜解迂謬

脣亡齒寒 莊子胠篋篇脣竭則齒寒韓非存韓篇脣亡則齒

寒亦為趙策張孟談說韓魏語

藏於盟府 周書大聚解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

之周官司約職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注云今

俗語有鐵券丹書此舊典之遺言又司勳職大功司勳藏其貳

注云貳猶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酌於此者以其主賞按天府

職未見其事

神必據我 詩傳據依也

均服振振 續輿服志宗廟諸祀皆服衿玄獨斷曰衿紺繒也

士昏禮女從者畢衿玄注古文衿為衿按鄭注無古文衿衿同

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此均服者亦謂衣裳皆絳

天策焯焯 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前一星曰

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星經策星西入壁半度去北

辰四十二度又云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傳所

云天策者蓋策星也傳云日在尾月在策日東月西明策星在

西方杜預云天策傳說星疏謂天官書之文考天官書無此文

也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焯焯即傳說星也乃是襲杜預

之謬說不足為據

年七傳知臣莫若君 管子大匡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

父知臣莫若君

洩氏孔氏子人氏 洩氏隱五年之洩駕僖二十年之洩堵寇

是也孔氏二孔叔子人氏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名語者也

年八經用致夫人 鄭玉曰夫人無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為哀

是書經經賣扁

春秋左氏傳補注三

姜公羊以爲齊媵穀梁以爲立妾之辭而劉向以爲成風又有以爲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爲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爲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以妾爲妻若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爲父立妻之禮成風既非始嫁又非耐主安可致于廟若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緣至此方耐惟以爲哀姜則庶幾近之欽韓按左氏固信而有徵然以此爲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犯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其殺之者齊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食先君齊桓之心必不慊僖公亦斷不爲若使僖公忘國危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固已並行必不待八年之久方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

助祭之事

孫復春秋發微曰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也

尊成風謂將來耐食之地

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舅歿姑老當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既有嗣君則宗廟之祭君與其嫡爲之而母不與成風胡爲而致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者其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喪推母爲主婦則祭祀固推母爲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何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賈公彥曰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逾七十之年篤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無疑也若公羊云僖公本娶楚女爲夫人乃無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齊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德舊族其

秩次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婚姻華夷之辨見于魯頌必不共奉宗廟又齊與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即嫁女於魯齊肯以姑姊

妹為媵哉此極易曉俗情好異不自見其睫耳權皋之言又無

足辨也漢武帝崩後衛皇后以罪誅不得配食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好穀梁其說已行漢人制度每

循經術故事亦其一端也

傳則弗致也傳意言哀姜四事俱無一朝入廟為非禮杜預

言哀姜惟不薨于寢故不得致顯與傳違僖公請葬但愍其暴

棺自然不反殯豈得援嗣子即位柩前之例復正棺于兩楹之

閒與君薨於外者比乎若先已耐姑又奚為而致之身淫被殺

魯國蒙恥不赴同盟又可知矣杜何所置喙乎

九傳小白余釋詁余身也郭璞云今人亦自呼為身按魏志

后妃傳毛皇后父嘉封侯語輒自謂侯身南史孔凱之傳云江

東處分莫不由身庾悅傳劉毅相問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

以殘炙見惠是彼時並稱我為身也

以是貌諸孤呂忱字林貌小兒笑也廣雅釋詁貌小也

公家之利高誘曰公家公之朝也

貞也韓非難三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為貞

里克殺奚齊于次士喪禮注次謂斬衰倚廬又云倚木為廬

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

下西面鄉殯明廬在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戶倚東壁為廬一

頭至北取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按殯在

路寢西階也

荀息有焉 杜預謂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按司馬文正傳家集荀息論云立婦以長正也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元凱失左氏之意矣

隰朋 潛夫論志氏族隰氏姜姓

十經狄滅溫 杜預云滅而居其土地按襄王以賜晉文公狄

固未嘗居之也

傳殺里克以說 杜預云自解說不篡按以說謂示討惡之義

夷吾久在外其入也乘國乏主假援鄰好何嫌於篡而欲自解

說

夷吾無禮 韋昭曰惠公烝于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

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為申生妃非也按唐固之說

於無禮更切近

若重問以召之 聘禮賓朝服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

禮問本如此

及七輿大夫 服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

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樂

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樂氏按韓非外儲左苗賁皇曰晉國

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是輿者

大夫家卒乘之名大司馬屬有輿司馬上士八人服以為輿帥

是也

十一 傳賜晉侯命 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

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云端委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按未賜爵卽謂未賜命者小正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紱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白虎通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嫌不敢自專也蓋成周之隆天子統御諸侯畏威外諸侯雖得世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爲重輕也又知賜命以車服爲正事其受玉者乃將命之飾耳杜預謂所賜命圭舛矣

受玉情 玉人職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注王使之瑞節諸侯

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疏引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爲證則此受玉者受琬圭也知非命圭者以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然則諸侯自始封以象受諸天子世世守之惟朝覲執以見王尙書大傳諸侯執所受圭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故諸侯朝覲畢王還其玉是常禮也其尋常聘問亦別有玉典瑞職云瑑圭璋璧琮以類聘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諸侯自相聘問

既然還玉則諸侯于天子之玉亦還于事畢可知矣自歐陽而
而情於受瑞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
楹西致命公當楣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方受於
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晉語說惠公受瑞事
云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情而不甚矣瑞是玉之通稱
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故珍圭至琬圭
鄭通解爲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等近見尙書五瑞
之文見此傳有受瑞之語遂誤切爲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
命韋云命瑞命也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不賜
晉文公命則復解云命命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辭緣外傳
敘惠公但言受王敘文公但云受冕服其實致玉時卽致冕服
致冕服前亦送玉但所指各異舉一見一自可意會而韋氏猶
滯於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十一年 **經**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

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麻推之是歲五月庚

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

五誤爲三

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注云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惠云

史記管仲列傳曰子孫世祿于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莊仲

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豫

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涉能

涉產微凡十代也

十四傳公怒止之 傳言止則但留而不遣明非絕昏也此年

日止之明年日歸于郟兩事可發明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高誘淮南注皮盡則毛無所傅也新序

雜事二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

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

十五年傳不書朔與日 長曆五月壬子朔隋志劉孝孫推合癸

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曰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曰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屬賈君焉 杜預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於賈無子明始適夫

人也預何從知為次妃蓋誤初寵驪姬為夫人遂謂獻公先無

正室 盡納羣公子 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難被

逐晉語云驪姬又譖二公子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

無涉 涉河侯車敗 劉炫以為侯車秦伯之車顧炎武云五字乃事

實非卜人之詞當依劉說按此亦占詞也秦伯筮之既旅占以

為吉而復有涉河侯車敗之語故疑其不吉而詰之也秦代晉

則秦當渡河下文三敗及韓韓是晉地故晉侯曰寇深若謂秦

方涉河晉侯之車已敗則前後事俱不相屬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寶曰千乘侯國之車數去猶算法所

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

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惠云此與成十六年其

春秋左氏傳補注三

卦遇復皆占七八為夏商之易狐者以蠱惑為事夷吾無禮有
雄狐之行故云必其君也齊詩有雄狐謂襄公

亂氣狡憤淮南倣真注狡少也廣正釋詁狡健也古狡好之

字書俱混為狡月令養壯狡詩狡童傳昭公有壯狡之志正義

孫毓云此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樂記注引此傳作血氣

狡憤此狡宜作交釋文狡本又作交疏云言馬之血氣狡作憤

怒也疏亦作交字解傳刻誤也夫同馬職中夏教發舍注發舍草也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夫同馬職中夏教發舍注發舍草也

也詩傳芟草舍也正義草中止舍故云芟舍字當从草尉繚子

武議篇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檉蓋之以蔽霜露此芟舍

之事也說苑尊賢篇削迹拔樹以從亦謂舍於樹下也

使以免服衰經逆問喪篇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

之免以代之注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注

至小斂變服眾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此穆姬之服當

如喪服女子子適人為昆弟之為父後者齊衰期惠公師喪身

虜雖未即死而同於死凡喪禮更事須致哀則問故雜記從柩

及哭並免此聞晉侯將至當袒而哭故以免也玉藻注免悲哀

哭踊之時也宋程泰之謂免如免冠之免反以鄭義為非不知

於此傳作何解也妄矣疏云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本無此後

曰上天降災至裁之疏云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本無此後

人妄增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七字然列女傳敘穆姬

並從傳文有此語孔陸之本偶爾褫奪耳

晉於是乎作州兵。案周官兵器本鄉師所掌州其賓器而已。今更令作之也。惠云州兵猶魯之作正甲也。然文書於經。遇歸妹之睽。此占亦只就歸妹土爻變成睽象與觀之否。同服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用兵刺羊之象。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土故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三至五爲坎坎爲淵。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受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受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離爲火爲日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輻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旂離之震故火焚其旂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正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按服之言象略與虞翻同真能變而通之者橫爲空疏寡學之徒排退故復錄之。六爲宗廟指歸妹上六故云木遇金而敗於宗正。

此一役也。服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當從服解杜預云還惠公復可當一事之功曲戾費解呂甥對秦伯必不出此饋七牢焉。周禮掌客職侯伯饗餼七牢。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白孔六帖引三蒼云鷁鳥高飛似雁目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徐鍇繫傳一曰鷁一身九頭。

傳今茲魯多大喪。惠云呂覽任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此與襄二十八年今茲宋鄭其饑乎茲皆當訓爲年。

十七年傳以為太子 韓非難三人有設桓公隱者桓公不能射
管仲射曰三難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
子蓋即此事

雍巫 杜預云即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為易牙為雍巫
字索隱曰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欽韓按
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又呂覽
知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
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堂之巫相與作亂如二
書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
有寵于衛其姬信矣傳于寺人貂上脫易牙耳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長麻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五

日按禮殯於日出時言夜殯明其非常晏子諫上桓公身死乎
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十八年經邢人狄人伐衛 杜云史異辭傳無義例趙鵬飛曰狄

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鄩人蓋不可曰吳鄩人
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
一年狄獨侵衛則復書狄而已按穀梁善狄救齊又能伐衛進
而稱人此最不通春秋之書願以褒狄為務哉胡安國復竊其
說無是非之心者也

傳無以鑄兵 說苑指武篇楚劍利倡優拙

二十一年經執宋公以伐宋 杜預云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
執之文按宋襄雖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强大荆山之蠻夷

也若云楚執之則為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宋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所可從也杜預於大義全然憤憤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經曰使則有使之者矣使之者非楚子

乎吳澄曰稱使則既是來魯豈有不稱君命而私交乎杜預謂

不稱君命行禮故曰楚人此闕鼠穴而昧康莊也經不言楚子

者亦惡楚也蠻夷得志矜夸此國由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

以致此

傳修城郭 服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

為守備按民艱于食故修土功給其稍食亦救荒之策若宋史

趙抃於越州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是也

二年傳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野祭亦非禮蜀志諸葛亮初亡

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主步兵校尉習陸等上表曰烝嘗

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

念功述遠在昔者也周禮大祝職凡祭三曰衍祭鄭司農云衍

祭羨之道中如今祭塲無所主命又男巫望祀望衍杜子春云

望衍謂衍祭也封禪書注李奇曰山阪曰衍索隱引李奇曰三

輔謂山阪間為衍也是野祭即古之衍祭漢書武帝紀止禁巫

祠道中

大司馬固諫 顧炎武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

諫按子魚為左師不為大司馬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

相善是此大司馬固矣顧失之

司馬曰：即大司馬固省文耳。杜預謂子魚又非也。

門官殲焉。門官即門子也。卿大夫之子弟衛公若唐之三衛

矣。襄九年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時子魚出固，聽望歸以

鼓儻可也。廣雅釋詁：儻疾也。周語：戎狄冒沒輕儻。注：儻進退

上下無列也。

三十傳策名委質。傳：選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

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狄之鼓鞶。昭注：質贄也。士

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欽韓按：春秋交質之字並同置

音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贄。卑者奠贄再拜不親授。若始見

於君，執贄至下，容彌蹙。所謂委質者，委贄於庭，不敢送於君前

也。聘禮賓覲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土奠幣，皆是奠

諸地。杜以質為形體，委為屈膝於典制，毫無所知，鄙倍甚矣。

杞夷也。杞自同夷，不勤職貢，故天子黜以夷狄之爵。劉敞曰：

天子貶之也。杜預謂仲尼貶之，此何異何休之進滕侯薛侯以

其朝魯乎？不然則否。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不審其名，故不赴名不書

也。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固已悉之。書其名無不審之患。攷

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無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

盟而不同名，告顯違傳例。貽誤後學。與晉語：雖盟而

公子安之。晉世家：重耳留齊，凡五歲。與晉語：雖盟而

浴薄而觀之。姚寬西溪叢語云：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其

裸浴絕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意不作薄近之義。月令

具曲植籩筐注曲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自
關而西謂之薄漢書賈誼傳帷薄不修皆此薄字淮南道應訓
高誘注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而觀之此則垂
簾薄以微窺與闖然迫觀者較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
明釋文亦謂國語云薄簾也杜與韋昭同解爲迫近非也
其波及晉國者 韋昭國語注波流也按波與裨聲同裨益也
辟君三舍 呂覽不廣篇注軍行三十里爲一舍穆天子傳五
舍至于重璧之臺注三十里爲舍也

奉匱沃盥 韋昭國語注婚禮嫡入於室媵御奉匱盥按昏禮
無此文蓋漢禮也少牢禮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匱
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於槃上

士虞禮注槃以成盥棄水爲淺汙人也然後知沃盥之次匱水錯
於槃中執匱者以匱口沃盥者之手瀉水受以槃沃畢乃授以
巾

既而揮之 郭璞爾疋注揮振去水特性禮注尸尊不就洗又
不揮疏云有巾故不揮也此公子揮者蓋未授巾也攷鄉飲酒
禮云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云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然
則公子洗爵亦自有御者沃洗本非懷嬴事不得嫌其不授巾
自揮手使乾也

公降一級而辭焉 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
將拜興也注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
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敵賓

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云辭公子稽首發言無不謬也

二十經天王出居于鄭公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謂其蔽于

匹夫之孝自絕于周然傳歷著富辰之諫見其喜怒無常動作失度女禍作于內寇戎興于外職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非常自詒殃咎非謂蔽于匹夫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

乃其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殺帶乎

傳女中宿至釋文云或無至字按韓非書無至字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

中鉤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

晉侯之豎頭須韓非外傳里鳧須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

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

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按以盾為嫡子固然以叔隗為內

子則姬氏之意特欲相推而未必遂其事耳宣二年趙盾稱趙

姬為君姬氏則固以趙姬為嫡母矣

公子士洩堵俞彌殿本考證云俗本讀作公子士洩非

狄固貪淋楚辭王逸章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淋一切經音義

婪又作淋淋二形按賈子新書傳職篇飢而淋方言晉魏河內

之北謂淋曰殘楚謂之貪淋即淋

王御士將禦之周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士蓋即虎士

若如杜預云十二人之御士禦狄何益又周禮本無御士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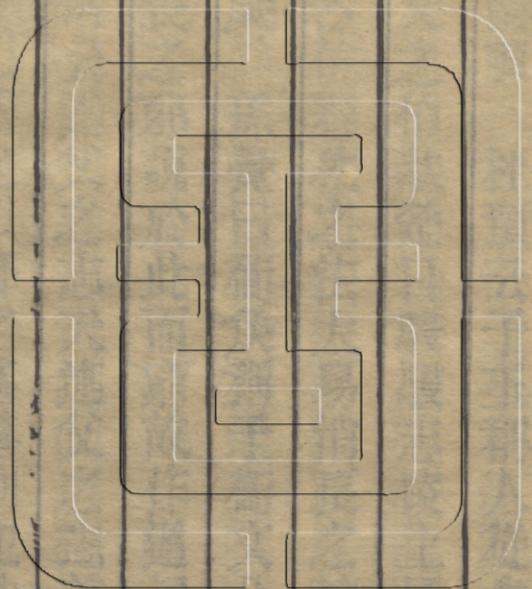
杜所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亦士十二人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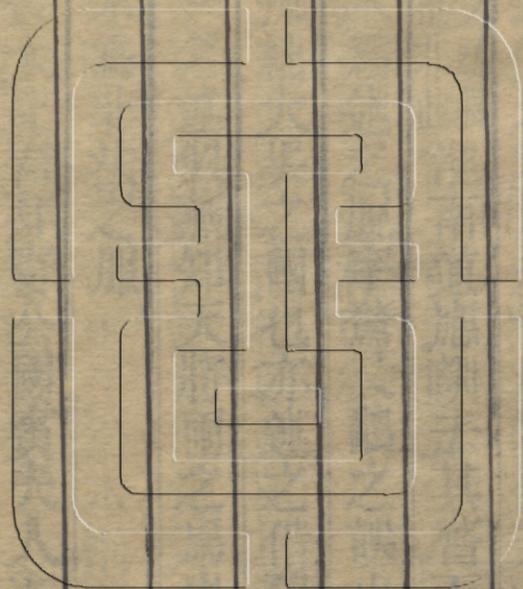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賈扁

春秋左氏傳補注三

七

好聚鵠冠。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鵠。續漢輿服志有建華冠。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絢。子臧鵠冠是也。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鈿。說文鈿長鈿也非此淮南道應訓去其脊而載之。木注云知天文者冠鶩。按木為述之脫字。鶩又鵠之誤也。史記趙武靈王欲胡服曰卻冠。梳絀大吳之國也。亦述之借。鵠述同聲。故省文耳。陸佃埤雅鵠一名述。似燕。知天將雨之鳥也。或謂之翡翠。子臧之病在好聚。不為非法之服。禮記公干士燕非有喪拜焉。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諸侯拜賓之法。知宋為一王後得以賓禮待之。嗣天子亦拜之也。周官掌客職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省視官具于汜。周官掌客職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史記魯仲連傳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莞簟。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七終

天子曰食八莖而離膳

仁和葉維幹校
長沙王先慎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八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四

吳沈欽韓文起著

僖公

八年晉人敗狄於鹹水冬齊人圍陳

二十五年經楚人圍陳杜預云子玉稱人從告按此亦賤楚而略

其辭耳至桓文之伯歇楚曰駸駸志陵止國聖人亦不能不隨

時事而詳其名位春秋之法大易消長之機也

公會衛子莒慶孫覺曰衛侯稱子衛文公卒未踰年也惠云

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於此而窮故作通詞按預以傳言修篇

文公之好故借云述父之志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反稱子

則云降名書子以善之以降名為善則杞滕之降爵為子甯是

有善可稱其支吾閃屍不過欲護其短喪之說耳按白虎通云

父歿稱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以上公羊家義又曲禮疏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乎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均無既葬除喪之事也不論不謂傳王享醴人釋文石經並作此享享醴為初見時事非食饗也太行人司儀及聘禮本分明後人因杜注混解俗本遂改享為饗

春味空刃壽壽出四

吳於趙韓文故著

請隧 喪大記凡封用綽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禮惟天子葬

有隧檀弓云公室視豐碑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為鹿盧下棺以綽繞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綽縣窆也按周官遂人職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師職及窆抱曆鄭司農云抱曆曆下車也按曆即鹿盧也玩周禮亦是縣窆無隧道故賈疏于遂人鄉師下並云陳役者天子亦六綽四碑背碑挽引而下蓋秦漢始有羨道賈逵準時事言之鄭注喪大記偶用賈說耳韋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有六鄉六隧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然魯人三郊三隧非無隧也蓋不得六隧耳

昔趙衰以壺殮從徑 韓非外儲說趙衰作箕鄭挈壺殮而從

劉炫于此傳改經為經謂經歷飢餒屬下讀

二十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於

蠻夷而楚乃儼然圖伯矣春秋著之為履霜堅冰之戒孫復曰

書者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

傳室如縣罄服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

罄但有桷無覆按國語作罄韋昭解與服孔同又文王世子公

族有死罪罄于甸人鄭云縣縊殺之曰罄以其縣而死曰罄與

此縣罄義正合

以其不臣也注言其不臣事周室按楚已僭號豈復有尊周

之心此云不臣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

又何祀焉此夔之對楚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

君廟王制疏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

左傳宋祖帝乙是也欽韓按二王後不祖始封之君以封國之

義原為主先代之祀若以始封之君為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

仍絕故不為始封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別封者則同

別子為祖之義無疑也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

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以夔之熊摯論之雖居嫡長而不

傳重則義同支庶身不得以熊翔為禰其子亦不得以熊翔為

祖也喪服傳又云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

人也不祖公子以夔論之熊摯本公子又是始封則夔之後世

固世世以熊摯為祖矣于禮既不得旁祖楚之祖又不當捨夔

自立之祖則夔之不祀祝融熊繹又何責焉劉敞曰楚祖鬻融

是壽經子貢篇春秋左氏傳補注四

夔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于義矣是前人亦有見及此者然夔之對楚反作懟辭不能正誼引古以折之蓋禮教廢絕僻于荒慢雖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

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 齊世家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

公子而立是為昭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杜預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

微者告按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

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貶

者四國之君雖然從夷圍中國其貶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 亦惡楚而不欲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

會諸侯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

使公從楚之罪必待考而後見春秋之微婉蓋可見矣

傳貫三人耳 說文聯軍法以矢貫耳也漢書游俠傳原涉肉

袒自縛箭貫耳演繁露司馬法曰小罪聯中罪別大罪到

其不能以入矣 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穎達謂必

不能入前敵非也

作執秩以正其官 韓非南面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

一戰而霸 管子幼官篇至善不戰其次一之

二十八年經刺之 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楚師敗績 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

也按子玉所將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屬故總言楚耳楚能恥敗

晉獨不能夸勝乎觀其解經如小兒弄唇舌無不可嗤笑者
傳稱舍于墓 周官墓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者萬民墓地
同處按史記田單守卽墨亦用發墓之事以激怒其眾知戰國
猶族葬也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曹風侯人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序曰
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且曰獻狀 杜預言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非也按晉語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注唐尙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觀
狀卽觀駢脅之狀責其罪猶今之供罪也惠云先責其用人之
過然後誅其觀狀以示非報惡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邵寶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
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猶阡陌之陌三陌蓋踊躍之
度欽韓按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呂覽
適威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鉤百而少及焉司馬彪莊子
注以百爲百反非也鉤百卽阡陌之陌猶諸盤馬蟻封以此爲
巧耳

殺顛頡以徇于師 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
于是合諸侯大夫于侍于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遂斷
顛頡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徇
況于我乎

其眾素飽 廣疋釋詁素本也字林素昔也
作王宮于踐土 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注

宮謂墼土為埒以象牆壁也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

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也轟也鄭此注約巾

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姓及公侯伯子男之異

也此大輅之服則金路衮冕知衮冕者以雜記云復諸侯以衮

衣冕服爵弁服注衮衣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衮

猶進也晉是侯七命本應驚冕今王所賜固在驚冕之上王制

所謂三公一命魯若有加則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衮者皆是加

賜非制也孔疏謂文公所賜是驚冕服非也以晉侯有武功兼

賜戎輅則革路韋弁服也車輅之制略見於續漢輿服志焉

受策以出 蔡邕獨斷策長一尺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

日以命諸侯王三公按古制大輅亦如此觀禮諸公奉篋服加

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

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

侯氏受是尋常覲錫皆有命書今命晉侯為方伯則有加策可

知凡辭即內史讀之

出入三覲 邵寶曰始見而見一覲也已去而辭二覲也享醴

受策三覲也按邵說非也當獻楚俘之時則覲禮裨冕墨車以

朝一也受策之後拜命于王二也聘禮食饗之後拜禮于朝三

也其三享即在始覲又天子親饗意在待賓不主於覲皆不與

焉受策又于館不于朝也

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 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

按獨斷云金鍍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繁
纓在馬膺前如索帶文選西京賦敘車馬事云天子乃駕雕軫
六駿駁戴翠冒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薛綜注弁馬冠也
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璿弁即金鍍在髦前
故云又髦後漢書續志注徐廣曰金為馬文髦刊本誤宋書禮
志金為又髦插以翟尾蓋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宋史輿
輅六馬有銅面漢人學有師承知瓊弁玉纓為馬飾證據多矣
插雕羽鞶纓杜預陋學乃至附會皮弁耶

風于澤 鄭注費誓馬牛其風風走逸王鳴盛後案曰牝牡相
誘為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
亡大旆之左旃 疏謂左軍之旃非也車攻傳云褐纏旃以為
門大司馬職以旌為左右和之門以敘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

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大旆乃軍中所建今之
坐纛旗漢以後所云建牙也以大旆為表則所謂司馬建旗於
後表之中也別以旃旁敘左右今亡其左旃還對中所樹表言
之故曰亡大旆之左旃

甯武子為輔 為衛侯相禮文王世子注輔相也疏謂輔鍼莊
子非也
士榮為大士 晏子內篇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
存矣此大士當音泰

且使王狩 杜預云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按晉侯朝
王之意以為朝於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聳動諸侯故欲

假王靈以儆方岳且省王芻秣之費耳豈謂强大自嫌如玉敦桓温引兵入都人情震駭之比乎果令晉侯有辟嫌之心王有畏偏之勢則仲尼不僅謂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苟非市僧鬼黠之談則亂世塵雜之心疑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臨邛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賈誼傳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今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召之召耳

二十九年傳問之而信 列子黃帝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

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注引此傳介葛盧事

三十 經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預於元咺復歸言國

人與元咺此既被殺又云非國人所與前後自相矛盾由其胸中無是非之心望文起義耳若春秋之義書元咺之復歸惡之也衛殺其大夫元咺當其罪也何者衛侯得罪於伯主惟懷出奔國非其國矣賴元咺輔叔武彌縫其闕而復歸歸而枉殺叔武咺之義不可立于汗君之朝矣計惟鼠身他國沒齒不言衛事豈非卷懷退藏之道哉識不及此乃悍然訟其君若貿首之讎焉逐一君復立一君國之大命在其掌握君之廢置殆如奕棋徒知世之晏然無虞不料義之不可而反人者人亦將反已也身被屠戮不亦宜乎公子瑕塊然人主無立國之材因人之安危以爲禍福元咺殺也則亦及之而已矣不稱君衛侯反國莫敢指之爲君也

晉人秦人圍鄭杜預云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惠云傳明言
晉侯秦伯高閔曰曷為人之非伯討也家鉉翁曰蓋翟泉之會
不至是以疑其貳于楚去年會温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
春秋是以貶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
盟舍之徑歸故俱貶而人之天命

傳有昌歆顧炎武曰歆字誤玉篇作歆祖敢切菖蒲菹也欽

韓按釋文作歆疏亦疑之引說文云歆盛氣怒也此昌歆之音

相傳為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歆子合才六二切鳴歆也

又祖敢切昌蒲菹也是歆為菖蒲菹亦非正文鳴歆之字乃是

歆耳呂覽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注菖菖蒲水草也

陳藏器本草白菖即今之溪蓀也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為

菖蒲御覽九百九十九說苑曰文王好食昌本菹按韓非子難四文

王嗜昌蒲菹周禮籩人朝事之籩白黑形鹽注稻曰白黍曰黑

白黑形鹽周禮籩人朝事之籩白黑形鹽注稻曰白黍曰黑

築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此朝事謂二禩後尸入王初獻后亞

獻所薦之籩饗賓無朝踐之名以少牢饋食下篇準之上三獻

後尸出復出迎尸主人酌獻尸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注云

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亦豐大夫之禮然饗賓先用饋食之

豆籩至獻酬畢復用朝事之豆籩優賓如特牲少牢之次爾熬

稻熬黍蓋八珍中之二也內則滫熬煎醢加于陸稻土沃之以

膏曰滫熬滫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滫母注滫沃也

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滫熬蓋黍飯亦熬亦沃膏不可並名

涇熬故異稱曰涇母知白黑二邊卽其物者若使空是稻黍應入簋簠爲饌不當在邊列又以薦尸享賓必是滋味之美且此稻黍鄭注儀禮並云熬者知是涇熬涇母也其形鹽則鹽人職云其賓客自有明文

三十一經猶三望 大宗伯疏異義按古尙書六宗天地神之尊

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

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

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

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

言三望鄭義則謂六宗無山川據虞書六宗言禋山川言望按

大司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

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歟鄭意以

四望配四方故言嶽瀆之等又以大宗伯天神言祀地祇言祭

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故復言司中司命等然下文有奏蕤賓

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四望非山川明矣舊唐書禮儀志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眾

星並皆從祀通典開元二十年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岳鎮

海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于內壇之外各依方面是天神

之類附于祀天地祇之屬附于祭地古今不相紊也此三望蓋

日月星矣

三十一經衛人及狄盟 杜預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按狄既處

中國自有土地其所攜毳幕能虛空安置乎不地者史偶失之

傳將殯於曲沃 杜預云殯窆棺也按窆是葬下棺之名殯則
鼓塗西階釋文窆一本作塗塗字是也禮殯于路寢而葬時朝
廟曲沃宗廟所在就彼殯之以便朝廟元和志晉文公墓在絳
州絳縣東二十里 若出師時示以所為之事則鄭亦自有
勤而無所必有惇心 間謀傳告若患其漏洩勞師予不知所往則軍士必將怨潰管
子制分篇妄行則羣卒困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出師千里必有爭鬪所過之處大國不
敢犯小國不足貪則鄭亦自知敵意在我也元和志鳳翔府東
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東至鄭州二百八十里管子制
分篇小征千里徧知之

召孟明西乞白乙

呂覽悔過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曰

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按公穀傳皆云百里奚與蹇叔哭其
子疏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之子

夏后皋之墓也 紀年帝昊一作皋在位三年子發在位七年

子癸一名桀通鑑外紀孔甲崩其子皋立在位十有一年

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嶠山在夏后

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移道于欽釜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

操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二嶠山又名欽釜山

在河南府永寧北二十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

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不

異東嶠明一統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四

三十經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
故通以賤者告惠云君帥師而以賤者告無是理也按杜預欲
異于公穀兩家之妄坐晉罪而不得其理也陸淳春秋微旨云
淳問于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
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晉爲盟主諸侯服
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若不能救則先父之業墜矣
故聖人爲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傳無禮則脫 脫當爲悅淮南本經訓其行悅而順情注悅簡
易也晏子內篇其動作悅順而不逆魏志王粲傳體弱通悅裴
松之曰通悅者簡易也脫乃悅之假借史記禮書凡禮始乎脫
荀子禮論又訛下脫

以乘韋先 猶聘禮之乘皮

且使遽告于鄭 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馬注今之郵驛
也後漢書續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呂覽悔過篇遽使奚施
歸告淮南人間訓作蹇他注云弦高之黨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脯資當爲斧資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
斧九家易曰資財也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故
以此爲客館所須下言餼牽此不當及脯也
必伐秦師 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
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蓋指此事爲秦晉構兵之禍

晉於是始墨 杜預云後遂常以爲俗顧炎武曰喪事有進無
退已墨則不復反衰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

墨者謂自後喪葬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援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故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失禮不至如杜預所說也顧說失之

秦伯素服郊次司服職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大司馬職若師

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

禮即引此傳按郊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不置孟明出師之役為己之過替其資

卻缺獲白狄子杜預云西河郡有白部胡此漢末白波賊之

遺波部聲轉耳史記灌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

苻堅亦謂鮮卑為白虜金蠻苗亦有以白黑名者古今之通

襄公以二命命先且居將中軍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王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職公之卿三

命其大夫再命此云一命為卿者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太守

二千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

亦未有軍行以五軍帥見有人故

公如齊朝家鉉翁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來乃躬報謝不

加貶而義自見矣按傳文雖不著是非然連類觀之自足曉人

施元之注蘇詩載蘇公答張嘉父問春秋學云此書自有妙用

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束中乃近法家者流惟正明識其用

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得之蘇子誠知言哉曰當血脈其不指

葬僖公緩作主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為一句

卒哭而耐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耐注卒哭三虞之

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耐卒
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為朝夕之限以孝
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若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
勝喪也杜預既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
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獨為主庶人設忍矣哉

特祀于主 士虞禮注凡耐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
後遷廟疏云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耐于
廟耐已復于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故引為證也服注云特
祀于主謂在寢若然惟耐祭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
祥與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曲禮疏卒哭主暫時耐廟畢更還
殯宮謂舊殯處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

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耐耐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
廟也檀弓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
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耐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
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
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繫之于虞謂之
虞主作主為耐所須故知左氏據耐而言故云耐而作主按孔
穎達欲調停兩家之說然公羊義非也檀弓云葬日虞是日也
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又云虞而立尸
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
至卒哭後始鬼神祭之則知卒哭方作主有主以象之祭事方
成故曰成事虞祭之時通不用主何得云虞而作主乎又左氏

身法經解經
之義本無二主桑主粟主出于公羊穀梁二家蓋以檀弓曰殷
練而耐周卒哭而耐以耐時不同主亦不了沿誤謂耐練遂有
二主耳又推左氏特祀于主之義則耐祭之後三年喪未畢並
在正寢而鄭注虞禮云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義入三禮義
宗孔賈並援穀梁爲證然楊士勛疏云此雖爲練作主主在
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卽
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
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
不然故不從之是說穀梁者不以傳義爲然何休公羊注但云
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初不言栗主便入廟則
公穀二家與此傳亦無乖也

烝嘗禘于廟

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

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
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又曾子問
云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
喪天子諸侯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禮十喪廢祭議晉武帝咸
甯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其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

議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
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欽韓按服其服所以稱其
情也孔子曰總不祭□□□□總之喪至輕也祭其祖禰至
重也猶不許飾情而從吉三年之喪雖服有變除然哀毀未復
衰經未除何能改莊敬之容被弁冕之服忘新哀而修舊禮乎

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為祖禰措思也實生者所不堪為也故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二傳譏其未畢三年而吉
 祭此天下之通義愚不肖所共知杜預獨創反常之說于此傳
 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
 祭乎孔穎達從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强敷衍而
 引杜預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必與春秋同將從來經傳一
 概抹殺獨奉杜預為金科玉律其毒流于來茲宋儒遂漫然曰
 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然杜預
 事事與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罪人龐人不會反覆熟玩并反
 唇左氏陋矣觀服虔之解則真左氏先師之旨夫亦可恍然悟
 矣賈逵義與服同

文公

元經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元麻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

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為然今麻推之是歲三月癸
 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
 閏也宋史麻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為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
 分入食限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預云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按禮無
 天子使大夫會葬之事高閔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
 送終之辭也天王惟有弔贈含禭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
 同于諸侯也

傳君之齒未也韓非內儲說下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

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之言相類而春秋列國父子之端每由于此

役夫管子輕重已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列子周穆王篇有老役夫筋力竭矣晝則呻呼而爲僕虜

環列之尹若漢之衛尉矣唐六典十二衛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令後人謂之環衛官

始聘焉禮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殷中也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按君卽位鄰國有來朝聘于我我國亦朝聘于鄰國兼彼我二義也

年經秦師敗績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

復使爲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略而詳故孟明晦于前西乞著于後不緣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詎是天子所命疏又謂備卿禮乃成爲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於預無由知之孔之迷惑豈不可憐

丁丑作僖公主此所謂緩作主也杜諤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

及晉處父盟傳有明文杜預之言啁嘲無倫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爲魯諱實責晉也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于

秦自若非尊秦也

傳禽之以從公乘按驪既斬囚囚有迸逸復追禽之仍追從

公車言其趨疾也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二祀王在管用

大匡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周書寶典解死勇于武豈不謂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始之黜人謂我屈于上之

不知也今死而不義則其見黜也宜彼黜之者真知我矣

書士穀堪其事也杜預謂士穀非卿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

按莊六年士蔿為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

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魯孟孫為司空于當時皆為卿官非

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夷之蒐將使士穀將

中軍使士穀素非卿何能越次為中軍帥傳言堪其事者發士

穀見于經之故亦對上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橫加臆

說以誣傳

文武不先不啻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王制云夏無太祖

廟疏引禮緯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禹不先繇者繇親未盡也

親盡則繇不在禘祫之列矣此唐仲子殷以契為祖湯固不先

周以后稷為祖不啻以下皆在合食之列故文武不得而先之

疏於此憤憤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一王之後不以始封之君為祖故祖

帝乙也鄭始封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云王子

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

見夏官祭僕職

鄭因此有厲

王之廟相沿失之

廢六關 惠云廢家語作置王肅曰六關關名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去其有聲廢其無聲鄭志荅張逸曰廢置也

妾織蒲 史記公儀休傳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作虛器 王肅曰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畜故曰虛器按天子諸侯有大貞立君遷國之事故須寶龜大夫常事無所用也故曰虛器說苑權謀篇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此其事虛誣可證文仲時有此龜遂爲臧氏世守也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時之禮愚按傳祇言納幣禮耳主爲經發凡不專指文公事也文公之得失人自推究可知故不復言劉敞橫譏左氏以喪娶爲禮卻是冒昧杜預謂諒闇既終又大謬也顧炎武曰卽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

經秦人伐晉 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微者告則此魯史又

據晉告而不取于秦之夸耀耶前後抵牾其辭如鬼

四經夫人風氏薨 啖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

事所謂屬辭比事也

傳為賦湛露及彤弓 按燕禮王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則天子當陽 董子天辨人在篇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不

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

諸侯敵王所愾 愾說文引作釗怒戰也

六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玉藻疏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

享從祖廟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

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

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

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又云每月以朔

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

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

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

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

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

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

云皆月祭之是也按彼疏比此處為詳明故錄之

傳治舊泮 說文泮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停水曰

泮按水停則濁敗致民疾管子水地云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

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又禁藏云鑽燧易火杼

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蓋水火養民古人治政之所急疏以爲政之汚穢理治改正錯會杜意所謂郢書燕說者矣五本音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秦本紀武公二十年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按穆公武公之弟德公之子其殉葬已歷二世矣五本音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按會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棹從人君出竟有喪備則人臣出竟亦預慮喪事當然矣聘使兼主賓二國聘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至衰而出惟稍受之此遭己國之喪也

辰嬴賤班在九人 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在九人所處爲末其他則皆賤妾給使令者矣禮記非禮之制將相之重人君所命承清問之下而論其人之堪與否如李克之告魏文侯者可也建置非其人將害于家國則如白圭之論惠施者亦可也均是世臣賢否相當國已發號施令臣已敘秩受官而以一人之見更張之使其出于公正已爲侵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況以己之親疏厚薄而私焉者乎國君用人猶不可以私陽子擅之其罪可誅其禍自招故傳曰侵官發明經意以昭炯戒公穀二家造爲荒唐之詞以欺世漢時左氏實錄而拾彼二家之唾餘亦可謂無心矣左氏學未行人之信之猶有說也至宋如劉敞胡安國輩不信

七年經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按趙盾身為正卿立君大事輕發其謀中易其慮晉國幾于亂秦禍由此深春秋書法為謀國不臧者戒。

傳步招御戎戎津為右。注云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按必如杜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揚聲以逆雍為名秦人猶信其為逆雍來故受給而敗非是先立御右後變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之也御右自假設以逆君之計為給秦之術。

秣馬蓐食。杜預云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按方言廣疋俱云蓐厚也王引之云按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蓐者厚也商子兵守篇云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成十六年傳襄二十六年傳蓐食並與此同。

叔仲惠伯諫曰。禮記疏引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體體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八年經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陸淳纂例曰還者事畢復者未畢愚按經文云不至則其事不其無待言矣傳云以幣奔莒則是將弔贈天子之幣以充私橐無君之罪莫有大於此者彼必不敢復魯國經云復者返于魯境以往言耳。

傳皆貴之也。按兩人內困于君夫人外逼于強族昭公又昏庸難輔雖有知能無所施為故一死于官一致其節不辭難不避汗經意以為貴之劉敞襲公羊之說而加誣焉謂此二人皆

譏之且云華孫殺之華孫逐之明此二人之無能不知其所據者何書公穀臆造于焚書坑儒之時劉敞乃膏脣拭舌于經學定著之後噫亦愚矣

九年經葬襄王杜預云卿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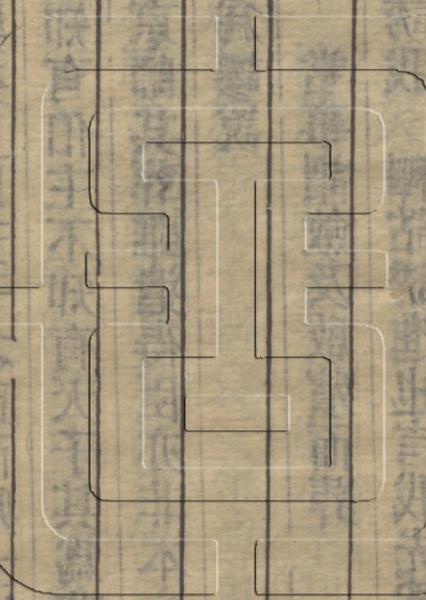
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含且贈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更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欽韓按隱二年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贈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求者非禮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為非禮何待言乎以求金之故而如京師其葬雖遣得臣亦非本心傳意微而顯而杜預不之究創為謬說

傳雖不當事 當事謂斂及啟殯而葬

十年傳何必使誘我 釋詁誘進也言我先為弱而屈伏之何必使進兵于我境杜預解作誘呼于上下文不順

右孟左孟 孟取迂曲之義蓋圓陳也或曰左右和韓非外儲

說左上李悝與秦人戰為左和右和是也亦曰左右甄晉書周
魴傳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文選海賦引鄭君曰甄
表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八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九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五

吳沈欽韓文起著

文公

年十一傳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彤班鄭

眾以為穀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從
軍為狄所殺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按馬
說是也若令右與驂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父與二子死不當
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二人賞者主記彤門事耳

齊襄公之二年 陸燾曰史記晉世家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

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同此
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五

年十一經邾伯來奔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
 此邾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邾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土
 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邾伯以去年卒
 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真邾伯矣以
 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按左氏明
 言非禮則可知是太子若踰年即位以吉禮逆之安得謂之非
 禮乎春秋書爵者就魯本意欲反之其國耳魯皇父之二子
 傳襄仲辭玉杜預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執
 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
 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未見禮經故為臆說趙汭補注云
 傳錄賓主辭令以見秦人之進于禮

厚賄之鄭注聘禮記引此事云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范無恤御戎按此晉君不出而亦有御戎者明是為中軍之

御七年之步招戎津亦是中軍之御與右耳

若使輕者肆焉大正皇矣箋云肆犯突也

裹糧坐甲言被甲而坐不時脫也疏言未戰且坐之于地非

獲一卿矣以趙穿為公婿其貴重如卿故以見獲為憂趙穿

此時非卿

交綏李衛公問對綏者御轡之索也按衝車纜相接謂之交

綏曲禮疏云綏登車索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以登車也

十三傳能賤而有恥服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按後漢書馬

援傳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

繞朝贈之以策 服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按魯語臧文仲問柳下季之言使書之以爲三策韋昭注曰策簡書三策三卿卿一通欽韓謂三策古誥誠之辭荀子大略天子卽位上卿授一策中卿授二策下卿授三策此繞朝所贈卽下文二語戒厲之辭秦人不察以爲繞朝輸情于士會故被戮韓非說疑篇繞朝之言當矣而爲戮于秦

其處者爲劉氏 劉炫疑此句爲漢時說左氏者插注以證漢劉氏爲堯後據襄二十四年疏云炫于處秦爲劉謂非正明之筆知此疏乃襲劉氏之舊按元和姓纂士會之後用本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沛公生熾字執嘉生漢高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于秦自爲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

十世孫戰國時獲于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生熾字執嘉其譜系如此蓋此句乃錯簡當在襄公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在周爲唐杜氏下必非漢時經師所敢僞造也說詳後漢書疏證

文子賦四月 杜預注與詩疏引王肅義同按王制云諸侯祔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國闕一時祭

十四 經公孫敖卒于齊 張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死而無所靈其身也

齊人執子叔姬 上云齊人執單伯是敢于執王使也此言齊人執子叔姬又敢于執君母矣然此兩人不可云及故別書齊

人程氏謂均罪齊國之人鑿矣

傳有星孛入于北斗杜預云孛也非也晏子諫篇公睹孛

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何暇在孛莠又將見矣則是孛

與莠非一也晉書天文志偏指曰莠莠氣四出曰孛宋史天文

志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主大兵災甚于莠

漢五行志劉歆以爲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

伯中國綱紀莠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告喪請葬杜預云請以卿禮葬按此請歸葬于魯下傳飾棺

至堂阜知惟請歸葬尙不及望卿禮也

夫已氏已讀如彼其之子之其揚之水箋其或作記或作已

讀聲相似夫已氏猶云夫夫

十五年經單伯至自齊單伯之使齊以魯請于王而受王命以

行使而被執則魯所矜故其歸春秋書之以釋魯志不言歸京

師從可知也且魯爲齊還所經必有主人之禮以謝屈辱故云

至自齊從魯之文宋人之說春秋皆咻然以爲魯大夫不信左

氏之實錄而竊取公穀誣罔之說此真憾事也

伐蔡戊申入蔡穀梁疏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卽入故兩舉之

也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境內戰在國都故亦兩舉

之也

傳其官皆從之謂上介與眾介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其

禮各下其君二等级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注聘義曰上公七

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宋是上公則此

從介當有七人也春秋之聘問多不能備周公太平之制故舉其備禮為貴非有所褒也

請承命于亞旅 亞旅次大夫及賓羣士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 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

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

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

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王制疏云如鄭

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

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

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沈

文阿以此及昭十二年傳皆為朝牧伯之法按傳通論相朝之

事故云古制非專指朝魯沈氏之言是也

惠叔猶毀以為請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

猶毀者未行卒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妄說

聲己不視帷堂而哭 雜記朝夕哭不帷鄭云緣孝子之心欲

見殯肆也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志張逸

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遠色

也然帷堂帷殯其事惟一而聲己敬姜則為二人當緣穆伯之

訖同相傳者異耳

帥兄弟以哭之 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士喪禮始死親者

在室眾兄弟堂下北面注眾兄弟小功以下又既殯後兄弟北

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疏云大功容有同門同財故

喪服以小功以下爲兄弟按襄仲與穆伯爲從父昆弟既殯則哭位並在堂下也

十六傳至于君祖母 喪服適母爲君母則君祖母是適祖母之稱杜預謂諸侯祖母之稱非也

使帥甸攻而殺之 周禮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帥甸卽此官也

十七傳以葢陳事 方言葢備也又解也廣疋釋詁同郭璞注方言云葢亦訓救葢本賈服之訓也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淮南說林與此語同高誘注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鹿死不擇音 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顧炎武曰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解義同當從服說

鋌而走險 鋌讀如挺重囚之挺漢書劉屈氂傳挺身逃師古曰挺引也

六月壬申朝于齊 長麻云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壬申則六月二十日

豈其罪也 此追引鄭事齊桓之時鄭固從齊而亦間成于楚所以然者介于兩大也以救急也齊于爾時未嘗見罪晉胡爲苛求乎

趙穿公墉池爲質焉 韓非子徵篇公墉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此公墉之證

十八年經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寢疾之所卒然而斃或升高而

隕俱未可知穀梁曰臺下非正也

子卒 未踰年故不稱君既葬故稱子不名范甯曰諸侯在喪既葬之稱

傳惠伯命龜 命龜卽命龜也周禮大卜大祭祀眠高命龜士喪禮宗人卽席西面坐命龜按卜法有六事陳龜也貞龜也泣卜也命龜也眠高也作龜也其卜立君卜大封事更大于祭祀則小宗伯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于太卜此惠伯命龜亦因事以卿命之賈疏云以大貞事大故太卜身爲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爲之小事則太卜泣卜卜師

命龜也

歸舍爵而行 告奠於廟而去也定八年傳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與此同杜預謂飲酒訖者鄙辭也

仲殺惡及視 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按方言子卒不可云殺視顧炎武曰亦諱之耳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說文菡糞也韻會云通作矢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音義矢或作屎後漢書獨行傳戴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注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

在九刑不忘 周書嘗麥解太史筴刑書九篇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醜類惡物 釋草注醜類也言比類惡事杜預以醜爲惡則此

語不屬

渾敦 玉篇作倮佗

饗餐 高誘淮南注一作叨飪

宣公

元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

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

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公穀傳與服說同並是苛求孔氏佐杜

橫指為闕文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無氏可知婦姜是

魯史常稱猶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于文四年略無所說此

獨指為缺殆是自尋方便耳

傳以定公位 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

非傳意也春秋時習見篡弑之禍敵國以上莫不棄已死之舊

交而貪建樹之私恩于是覬覦之徒以為與于會盟已結鄰援

國人亦斂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鄰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

矣篡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儼然目之曰

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公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

氏身為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

教人為惡而開以避罪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

負芻之執晉之討也緩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

辭使成義例其蔑經而誣傳也多矣

年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司馬法定爵篇在軍廣以武刃上

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文馬百駟 文馬說文引作馮馬云畫馬也按周本紀求驪戎
之文馬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
若是借畫為文則不須遠求惟此傳百駟乃是畫者所謂朱其
尾鬣

子之馬然也 按此為叔牂語非馬也其人也為華元答語當
如鄭眾說

華元為植 按鄭司農大司馬職注云植為部曲將吏引此傳
後鄭云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當從後鄭

于思于思 小正瓠葉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
之間聲近斯思與斯聲同故賈逵以為白頭貌又說卦巽為宣

髮虞翻曰為白故宣髮宣鮮聲同故宣亦為白于曰也曰思曰
思不必指其頭髮白澤門之哲有類于此

棄甲則那 那如何也宋書劉敬宣傳平桓玄之後令我那驃
騎何與此義同

三進及溜 溜即霽有門內之霽燕禮賓所執脯賜鍾人于門
內霽是也有階間之霽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霽是也此及溜及

階間之溜也三進者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
北面東上此一進也公降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

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始也入門繼而當庭及至升
階當霽則三進矣管子中匡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

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云云此三進之證也
觸槐而死 晉語作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曰庭外朝之庭也杜

預云趙盾庭樹顧炎武曰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按此家衢之樹也周語列樹以表道

過三爵非禮也

小正箋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玉藻君若賜

之爵三爵而油油以退疏卽引此傳按此謂三爵禮成則可退

彌明應急之辭非所論于說履無算爵也

惜也越竟乃免

言倉皇出奔他國義不再反乃可逃弒君之

名

又宦其餘子

餘子卽國子之倅諸子掌之其民在鄉爲義卒

在遂爲餘夫也書傳略說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

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餘子之稱猶沿于後世呂覽報更篇

張儀魏氏之餘子也又離俗覽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

得矛說苑立節篇佛片用中牟叛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

支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爲餘

君姬氏之愛子也

君姬氏猶言君母氏自妾言之謂之女君

自妾子言之謂之君母趙盾雖爲嫡子猶以姬氏爲君母

趙盾爲旄車之族

詩箋云公路主君之軫車庶子爲之疏引

服虔云軫車戎車之倅

使屏季以其故族

杜預云以其故官屬與屏季按傳言族不

言官屬故族謂趙夙以來之族屬也大宗有收族之誼故統率

之非謂趙盾室內之事自爲中軍帥亦自爲小宗何能以室老

貴臣益屏季乎

三傳昔夏之方有德也

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

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使翁難乙卜于目若之龜北龜曰兆之若屬

由曰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金履祥通鑑前編云諸家多謂禹鑄

九鼎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說

鑄鼎象物今山海經所說形狀物色殆鼎之所象也呂氏先

識覽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又慎勢篇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又離謂篇周鼎著倕而斲

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淮南子本經道應篇並著其事又適威篇

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又達鬱篇周鼎

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所謂周鼎即夏鼎也觀其大略則

禹之鑄鼎非獨燭照神姦亦以炯垂法戒

不逢不若惠注云當作禁禦不若

姑吉人也據吉人之字當為估

刈蘭而卒或有人誤刈蘭因而穆公死又一義穆公欲試已

之生死因刈蘭而果卒

四傳欲殺子公韓非難曰明君不懸怒有怒不即施行謂之懸怒懸怒則

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

褚師作難食鼃之羹鄭君怒而不即誅故子公殺君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漢書王莽傳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

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

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鬪般為令尹般為令尹當繼子孔之後傳言子文卒者敘次

相連及之

著於丁甯 晉語戰以錙于丁甯傲其民也注丁甯者諸鉦也
 以貫笠轂 服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亦以禦矢一曰
 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按服氏後說是也吳
 子圖國篇革車奄戶纒輪籠轂蓋兵車皆長轂故須籠蔽防擊
 觸杜預謂以笠為蓋然矢已汰舟豈能上激貫蓋不通事理
 楚人謂乳穀 漢書敘傳作穀如涓注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
 謂虎於菟 方言虎或謂之於魑注云今江南山夷呼虎為魑
 音狗寶

五傳反馬也 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虞翻注反馬

歸也詩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疏鄭箴膏肓云
 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

士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
 之疏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也
 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高固
 秋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故行反馬禮也

六傳以盈其貫 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

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
 貫也杜預云貫猶習也劉炫規云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
 也按說文貫錢具之貫从毋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以
 繩穿物曰貫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杜諺灼然而疏曲為庇護
 是何心也

殪戎殷 鄭中庸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杜預以殪為盡非也釋詁殪死也釋名殪翳也就隱翳也武王豈盡殷之類者哉

王子伯廖曰 王子似是周人非鄭大夫鄭無王子也

八年經猶釋 頌絲衣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釋祭之明日卿

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郊特牲釋之於庫門內祔之于東方注

云祔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釋又于其堂此謂明堂神位在西也

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疏云祔是求

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又下索祭祀于祔疏云凡祔有二種一

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

于祔是也二是釋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祔有司

徹疏云大夫賓尸同用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又別牲

故牛人云掌牛求牛鄭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也按絲

衣云自羊徂牛則天子諸侯釋祭又新殺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元志杜預以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

甲子朔食大衍同今麻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

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為七

九年傳皆衷其袒服 袒服中帶之類袒與釋通詩無衣箋釋褻

衣近污垢釋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

尺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祗裯注亦呼為掩

汗也

遂殺洩冶 賈子新書雜事云陳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

族徙

年十經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元志今麻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公如齊 實奔喪而經諱言者魯非齊之臣而奔喪是自蹈于非禮也天王崩終春秋經無奔喪之事宣公獨汲汲于齊忘大義而顧私恩傳出奔喪二字著其無恥此傳之顯于經者也

傳斲子家之棺 謂剖棺見屍也杜云斲薄其棺迂矣

年十一經楚人殺陳夏徵舒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范甯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

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于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按賈謂二子之惡絕于陳是也

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于理難通或孔疏所引欲露賈服之疵故文詞褻剝杜預又舉二子之功足補過夫身為貴臣朋淫婁豬殺直諫貽君禍雖寸磔不足蔽辜何功之可補善義傷理莫斯為大矣傳之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自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禮自克何為不正二子之罪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非若後來政臣新故相乘不憂之材蓋積貴之繫于人望久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若使恕二凶之往惡是飛廉惡來之輩可道武王之誅也後儒之責楚莊者是也而未悉彼時之情也啖助見杜預之謬說而反唇于左氏則暗也

傳令尹蔦艾獵

服云艾獵蔦賈之子孫叔敖也諸子書稱孫

叔敖爲期思之鄙人其得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或謂虞丘蓋蔦賈爲子越所殺因淪于凡庶耳漢邊韶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出後人妄傳不足信世本云艾獵爲叔敖之兄

使封人慮事

高誘淮南注揚權無慮大數名也

抑人亦有言

詩十月之交釋文韓詩抑意也周語敢問天道

抑入故也賈子禮容篇作意人故也蓋前言未了復起一辭謂之抑以其意所生故轉抑爲意

年十一傳庸可幾乎

列子黃帝篇履虛乘風其可幾乎釋文音

冀檀弓子張曰吾今日其庶幾乎疏云庶幸也其幸冀爲君子乎

先穀佐之

劉炫云傳文皆稱斲于杜預何以知是斲季按彼

誤以士魴之字爲先穀也服云食采于斲故曰斲子

觀覺而動

若武王觀兵孟津是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服云覺問也韋昭晉語注覺隙也

前茅慮無

雜記云御柩以茅謂以茅旌爲前導也新序鄭伯

肉袒左執茅旌韓非外儲說右上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茅門

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茅門廷理舉笈而擊其馬敗其

駕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門之外少師慶逐

之然則楚軍壘之法以茅旌爲和門如漢之旄頭在前豹尾車

在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慮無者韋昭晉語注云晝則候遮

夜則扞衛謂羅闐狗附也張羅闐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

後左右橫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闐又二十人爲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于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之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通典李靖兵法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又云或刻爲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土冠微禽而幽伏于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而深視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所謂踴伏也晉石勒爲伏夜牙門唐有遊奕捉生將宋有踏白軍王明清撫青雜說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遏其衝主將每令小校四出遊徼謂之踏白軍薛居正五代史朱珍傳復以踏白騎士入陳毫間

左追葺

通典李靖兵法曰移營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見

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鼓五數應之今相聞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大通索

中權後勁

尉繚子兵令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

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

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

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武之善經也 周書武稱解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眾散為弱 杜預云兌柔弱按兌卦于地為剛鹵惠棟曰兌剛鹵非柔也師惟九二陽為帥以統羣陰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

今初變九撓二之權則坤眾散而為弱矣 一為初撓故下三有帥而不從

有律以如己也 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今變之兌則律不從己張惠言曰初失位不變故不用律

失屬亾師 彘子中軍之佐故云失屬杜預以為鄭國非也 沈尹將中軍 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敖

封于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荆莊王染于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欽韓按叔敖為令尹似沈

尹即孫叔也又呂覽察傳云楚莊問孫敖于沈尹筮贊能云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新序雜事作沈尹筮說苑雜言沈尹名聞

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難同故竝存之

藍縷 方言云楚以布而無緣敝而紕之謂之藍縷又云楚謂無緣之衣曰縷紕衣謂之縷按紕縫也疏所引謬誤 潘錫爵案

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見第三卷不誤惟今本破作被沈君所舉二條見第四卷 內官序當其夜 內官若中射郎尹之屬見韓非淮南書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吳語注遷轉退也言欲遷退

楚師之迹無在于鄭遷或當作迂且堅切行進也佩觿辨證曰

集韻撫謂之迂 一曰伺候也進也表也言使羣臣候視大國之

迹猶在鄭否字與遷別後人疑迂為遷改之耳

御下兩馬 音義徐云或作柄集韻柄飾也周禮夏官環人注

引此傳作柄齊召南云偏旁當從手不從木

請挑戰 楚策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元戎十乘 史記集解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

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

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六韜軍用篇所謂武衛大扶

胥三十六乘也

游闕四十乘 周官車僕掌闕車之萃注云闕車所用補闕之

車六韜軍用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 注從旁衝擊者也螳螂武士共載

可以擊縱橫

駒伯曰 杜預云卻克惠云卻錡字駒伯卻克字

屈蕩戶之 惠云小爾疋戶止也昭十七年傳扈民無淫是古

皆訓戶為止也按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闕免注亦引此傳

為證俗本訛為戶蘇轍藥城集次子瞻石芝韻詩自注亦引此

傳戶之知宋本不誤

楚人碁之脫局 碁說文引作昇云舉也从升由聲春秋傳曰

晉人或以廣隊楚人昇之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玉篇奴

部昇渠記渠碁二切舉也士昏禮注局所以扛鼎張衡西京賦

旗不脫扃薛綜注扃關也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然此下有拔旆投衡之事則脫扃不為止旗橫木也服云輪間橫木者是也

皆重獲在木下 詩皇矣箋獲得也

抽矢鼓 既夕禮注蒲葢牡蒲莖詩揚之水箋云蒲柳陸機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按鄭云牡蒲者赤楊也其幹尤堅直者耳

楚重至於邲 曹操孫子注革車重車也杜牧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按軍行輜重在後故孫子軍爭篇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尉繚子所謂興軍去大軍一倍其道者也

遂圍蕭蕭潰 顧炎武曰下二字衍文

有麥麴乎 本草麴止痢齊民要術作笨麴 有神麴法故此為笨 七月用

小麥不蟲者于大鑊釜中炒之緩火微炒連疾攪之不得暫停停則生熟不均候麥香黃便出不用過焦然後簸擇治令淨磨不求細預前數日曝艾令萎洩欲剛灑水欲均洩訖聚置經宿來晨熟擣作木範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使壯士熟踏之餅成刺作孔臥麴餅艾土以艾覆之密閉窗戶三七日麴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五色衣成便出曝之令極乾然後高廚上積之此麴一斗殺米七升

有山鞠窮乎 本草芎藭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兼禦溼氣出四川者為川芎

河魚腹疾奈何 以上所謂隱語也藝文志雜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列女傳臧文仲拘于齊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詞云云此六韜所云陰書也又無鹽女言于齊宣王曰竊嘗喜隱宣王發隱書而讀之呂覽重言載成公賈與荆莊王讒說苑正諫咎犯見晉平公曰臣善隱文心雕龍諧讖篇云自魏代以來化為謎語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十三年傳使人弗去 晉使來責衛者不肯去欲得其要領也

十四年傳復室其子 劉炫以為傳文無衛侯之女為孔達之妻

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惠氏曰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杜注非是其子謂得閭叔穀也見世本欽韓按喪服公卿大夫之貴臣曰室老襄十七年傳華臣弱舉比之室是卿大夫之家為室耳

宋龔 淮南脩務訓馬龔蟲也注龔無知也

屨及于室皇 杜預云寢門闕非也寢門之間安得有闕室皇即堂皇也漢書胡建傳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廣雅堂堍墜也謂前檐築土高處今謂之滴水者是也呂覽行論篇作履及諸庭釋文云室皇門闕亦非

於是有庭實旅百 按禮器所云三牲魚腊籩豆之薦皆謂諸侯助祭于天子所貢耳庭實車馬與皮也旅百者所謂旅幣無方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賓所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于庭以答賓預之此言非獨禮記未見并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不曉其義矣

年十五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卽牟婁聲之轉也莊子大

宗師務光外篇讓王作瞽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是也公羊經仍作牟婁

初稅畝 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大

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何休公羊注聖王制

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北齊制謂受田百畝公田十畝

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

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

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傳登諸樓車 六韜軍略篇若攻城圍邑則有輶輶臨衝視城

中則有雲梯飛樓

下臣獲考 當與下死字爲句考死猶考終命也

而申固其命 詩傳申重也言後人修德則其命將毀而重固

十六年經宣榭火 服云宣揚威武之處按今之演武廳矣鄭敦

銘惟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室丁亥王格于宣射宣射久矣

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

禮樂爲而藏之按傳云人火而說春秋者歸諸天戒虛相扳引

非也

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典命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

國之君司服職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注云孤朝聘

天子及助祭之服自祭家廟爵弁其大夫皆玄冠與士同按黻

與韍同玉藻三命赤韍注此玄冕爵弁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
疏云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按他服之韠則玉藻所云韠君朱大
夫素士爵韋注謂玄端服之韠凡韠以韋爲之皮弁服皆素韠
然則爵弁服以上合自稱韍鄭云尊祭服異名者以卿大夫惟
助祭用冕弁方施韍但祭服爲然故言尊之其實韠韍之制一
也士冠禮注云韍之制似韠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
火周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韠韋
而已

殺烝 牲體不合升直以體骨薦俎也曲禮注殺骨體也疏云
熟肉帶骨而鬻曰殺禮運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殺謂
體解而爛之疏云豚解者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

兩肱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

脛即兩髀

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

俎以進神者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肱三肫四胛五正脊六橫脊

七長脅八短脅九

冠禮注凡牲皆用左胛

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

爲十一體也楊復儀禮旁通圖十一體前脛骨三肩臂肫也後

脛骨二膊胛也

膊亦作肫

脊有三分前分爲正脊次中爲脰脊後分

爲橫脊脅亦作三分前分爲代脅次中爲長脅後分爲短脅按

豚解下所云享有體薦韋昭云以體委與之體解者下云宴有

折俎周語云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是也

十七

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

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

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八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

傳喜怒以類者鮮 詩傳類善也言喜怒不妄施者少也

庶有豸乎 杜預云豸解也疏以為方言文今無之按周官封

人職設其楅衡置其絳注絳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

雉絳字當以豸為聲絳是牽牛之繩則豸亦制正之義檀弓注

雉牛鼻繩也即用今雉字方言紕繹督雉理也注云言正理也

此言卻子之快其志庶幾得其正理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

雉云雉夷也夷平也亦是平正之義與此相通也

十八年傳以失大援者 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按失大援

之語行父之詭詞欺眾耳宣公之于齊朝聘喪葬汲汲奔走若

是其勤齊以公故反其賂援之者亦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

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 曲禮大夫

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去國之儀本自有壇聘禮聘

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辯復命與介

入北鄉哭 注北鄉哭新至別于朝夕疏云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 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

踊此出使君喪復命之禮歸父既被逐不得復命于殯故使介

復命也按奔喪禮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

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凡踊皆三 襲絰于序東絞帶反

位拜賓成踊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 奔喪之明

日又明日也 三日成服奔母之喪皆如奔父之禮于又哭不括髮按

臣為君斬衰似三哭皆袒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

凡為位者壹袒是今歸父惟壹袒也又云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視舊君以否此即位者即哭位也鄭云位有鄼列之處如于家朝夕哭位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校
長沙王先慎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六

吳沈欽韓文起著

成公

元年經作正甲 孫覺曰如杜說以為甸出甲士三人而使正出

之也夫一甸之地有四正而使正出甸賦正豈能供之哉亦不

能頓取于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一甸之地兼有四正而出長

轂一乘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正甲則是正出

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正出一人焉

故曰作正甲也欽韓按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

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

李衛公問對引

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五人其廝與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

之中如司馬法百人為一隊則出二十五人當一甲而一甲

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于機莛是春秋之

中皆用五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也李衛公問對此雖偽書以其論古

制引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甲

出甲又不止一矣

二傳隕子辱矣說文引云扞子辱矣扞有所失也惠云廣正

扞失也呂覽季夏紀扞于漢中高誘曰扞墜音曰顛隕之隕孔

氏僖四年疏引云隕于漢中則扞與隕古字通欽韓按楚策莊

辛云黃鵠折清風而扞矣扞即隕耳

繁纓以朝王肅家語注繁馬飾大帶纓當馬膺以索幫銜以

黃金為飾也釋名鞅嬰也喉不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曰樊

纓

豈敢言病荀子議兵篇將死鼓御死轡

且辟左右石經作旦北宋本同俗本作且按旦日當戰預于

一昔寢其父使之辟左右其夢必不在戰之日也作且誤

故不能推車而及按御車非右之事云不能推車者即上文

鄭緩所云苟有險余必下推車者蓋御者止執策循軌耳險阻

陷輪則須勇力之士扶輪故欒鍼為右掀公出淖周禮旅賁氏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宋史輿服

志王輅有捧輪將軍四人推輪軸官健八人即周禮遺意

奉觴加璧以進古之軍禮想當如此服云司馬法若隕命則

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按韋昭晉語注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

三入三出 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按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于丑父之給三入其軍豈無指目甯肯輕縱如狄衛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穎達等必扶立一家不容稍參同異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盡亡殊可惜矣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 說文覓突前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國語注覓沒猶輕觸也沿作冒韋昭注冒抵觸也狄與齊無素故

以戈楯抵觸之齊侯乃逸入衛師也冒釋文音亾報反非也

辟女子 惠云辟讀為蹕大司寇職使其屬蹕按文不必讀為蹕鄉士云為之前驅而辟朝士云以鞭呼趨且辟是解為辟止行人也釋文音避非

銳司徒免乎 尚書顧命正義鄭云銳矛屬

辟司徒之妻也 辟司徒如漢大將軍有軍司空主壁壘事也

淮南兵略訓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蓋齊無司空官

敢不惟命是聽 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

從命非也言幸而戰勝亦可從命此是虛言若不幸再敗方當如子命也

若苟有以藉口 藉借也杜解藉薦迂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尚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
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貳也禮記疏先路亦般路也
對次故稱先尚書疏引鄭注次路是金輅之貳則以先輅是金
輅義各有所當也然則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篆夏縵之等
杜預云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是不曉先路之義而妄
爲說按諸侯之卿車服不必皆受于王非有大功若士會子蟜
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于彼文以爲異數今此三卿何能同
時受王賜且計校于新舊乎彼直以先爲前後之解亂道如此
猶煩疏家發明乎

椁有四阿 檀弓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天子
葬無文以殯事明之喪大記注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輶櫛木題
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櫛不題湊象椁疏云
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諸侯雖不象椁亦中央
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按彼論天子諸侯之殯如其椁制則知
四阿之椁是天子制也周書作雒解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
注廟四下曰阿

哭于大門之外 此蓋臨葬前載柩南向時也既夕禮乃祖婦
人降卽位于階間疏云以柩還鄉外階間空故婦人從堂上降
在階又云賓入者拜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是賓來弔哭猶入
門東東階下其他國來者猶入門西西階下也據士喪禮無事
時賓位繼外兄弟在門外北上其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
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

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注云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于列今異國來哭不就門西少進之位其非禮可知

遂常以葬 知此常為祖載時非始死及既殯後事者以諸侯

五月而葬五月以內來弔哭者非一不可盡在大門內行禮惟

祖廟正柩為時無多故得援晉人之例亦因中庭陳器車口柩

也鄭注既夕云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疏云以其

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若然

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

前八日差次可知按還柩外向為行始當在祖廟最後一日者

也

是天子蠻 杜預謂夏姬之兄鄭靈公按兄弟何與其事當是

先許嫁在御叔前者列女傳無此句

不得尸吾不反矣 御覽

六百四十

董仲舒決獄曰甲夫死未葬法

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按漢律夫喪既葬始嫁未葬而嫁

為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詭求襄老之尸

無為吾望爾也乎

言其後人曾不為我望爾已久乎

蔡景公為左 曲禮築君之椁車不敢曠左故以蔡景公當其

處

公衡為質 成公雖有子尚幼不任為質蓋宣公子也

匱盟也 匱空也言空有是盟也

誰居 惠引檀弓及列子黃帝篇以證居姬互訓音同按類弁

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釋文音基與居姬義同也而鞏伯實來而汝也實當爲寔是也

三傳兩釋纍囚

晉釋穀臣楚釋知罃謂之兩

而使嗣宗職宗職猶言宗子之事下次及于事乃是以次序而當晉之事杜預言嗣祖宗之位職非也

其位在三荀庚上軍帥于六卿位在三也杜預以爲下卿則下軍新軍將佐又是何物

將授玉史記以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云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故欲尊晉侯爲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欽韓按史記齊欲尊晉爲王其傳謬如正義所駁若王劭

所稱兩君相朝不授玉亦無稽之談也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兩君相朝固授玉矣豈邾子復欲尊魯爲王乎蓋朝禮如聘修玉帛之好無不執玉也典瑞職公侯伯子男執圭璧以朝王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是明證也玉字說文作王三畫勻王字中畫近上直是史遷不識古文有此謬耳

卻克趨進曰卻克爲上擯相君也必趨進者晏子雜篇云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遯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遯古速字燕禮疏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

四年經鄭伯堅卒堅玉篇引作緙古干古兩二切公羊作馭穀

梁作賢惠棟引溧陽校官碑以爲取卽賢按集韻經經天切緊也或作經通作堅卽此也

五傳原屏放諸齊列女貞順傳卿大夫外淫放

既而告其人曰按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衛出公問于子貢而子貢乃私于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

降服司服職大裁素服注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

乘纒杜預謂車無文按巾車注夏纒亦五采畫無瑑耳纒非無文之謂以君而降從卿之乘車自貶之義

六經立武宮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玩傳中立

武之語則是作宮于他所美其名曰武宮未必廟也杜預所解皆非劉敞乃斥左氏爲謬妄若然史漢所載無一非謬妄矣

傳授玉于東楹之東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中堂南北之中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云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乃于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鄭伯以兩君相見而降同大夫聘禮其志在過恭士貞伯譏其行速謂失其常度耳其實鄭伯降心于晉者深也

從公立于寢庭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公揖則司士職之特揖旅揖三揖也入者入內朝諸侯大夫皆退矣太僕從入路寢正君位乃卻立于庭以待諸侯羣臣之復逆

七經麤鼠食郊牛角 爾雅翼麤鼠類之最小者或名耳鼠又名甘口鼠食物當時不覺痛邵晉涵云今俗傳麤鼠能入人耳傳舍偏兩之一焉 卿行旅從巫臣非卿故殺于旅沈文阿謂聘使未有將兵車者非也傳選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蓋楚廣之制本有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為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欽韓按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偏亦卒伍之數當是留步卒五十人甲士二十五人偏兩各一也

八傳宋華元來聘

杜預云聘不應使卿按聘禮君與卿圖事

鄭云聘使卿疏云及竟張廬司常云孤卿建廬故知使卿也禮記卿館于大夫則知聘使是卿小聘乃使大夫也春秋經所載卿聘多矣杜為此言不知其何心也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按宣二年趙盾以括為公族而主趙宗

今括誅其田邑宗祀廢矣故韓厥有無後之言前之姬氏依于括家宗子收族之誼括已滅無歸故武從姬氏畜公宮也

九經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

非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死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于夫婦也欽韓按鄭致孝之語范甯本之以訓穀梁似亦未允女臨嫁時施衿結褵父母申戒之矣豈待成婦三月更施父教于夫黨哉以禮推之昏姻之好婿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

致女玉篇餽餽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餉食為餽女此俗間所行邦國之禮可知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杜預既推丙子為六月朔豈有赴

從七月而追書六月之死日乎齊與魯接境亦斷不淹久一月

而赴史官記事斷不顛倒如此杜自創長麻于甲子不合

傳不忘先君 納采問名稱先君之遺體故穆姜猶稱先君

南冠而縶者 續輿服志引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

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操南音 呂覽音初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

陽實始作為南音

凡百君子莫不代置 言眾材當乏人之時無不可器使

年傳晉侯夢大厲 趙世家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

為崇即傳此事而史遷更雜采小說臆定之惠云李頤莊子解

死而無後曰厲

秦伯使醫緩為之 呂覽至忠篇文摯曰請以死為王注云為

治也

盲之上膏之下 素問奇病論帝曰人有身體脾股肱皆腫環

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于大腸

而著于盲膏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馬時靈樞經脈注云

膈隔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所

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又膀胱諸穴分寸歌又從脊上

開三寸第二椎下為附分三椎魄戶四膏盲第五椎下神堂尊

第六噫嘻膈關七則膏當脊骨第四節育當脊骨第七節也

使甸人獻麥 周禮甸師職掌耕耨王藉按祭義諸侯藉田百

畝

將食張 靈樞脹論有五臟六腑之脹不同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于食晉侯殆此

況不令乎 叔申與鄭國之政君既因執不謹修事大之禮以

紓其君更造異謀遂有公子緡之事此其不令也非其人不可者言迹涉嫌疑必若伊尹周公者乃爲己任耳

十一 傳吾不以妾爲妯 喪服小功章娣妯正計身之長幼不

論其夫昆弟若兄弟然亦小有分別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一夫也一夫者以己生先

後爲娣妯若兄弟之妻本非親串同自外來則互相敬曰妯并身之長幼未必論耳

十二 傳金奏作于下 下者堂下也凡升歌在堂上鐘磬之等

並

在堂下故皋陶謨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郊特牲歌

者在上匏竹在下是也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

注云肆夏樂章以鐘鏞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卻至登

時其金奏卽是肆夏卻至驚者以非人臣所受禮晉享穆叔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與彼同也蓋金奏有大有小孔疏不解鐘磬

本在堂下因謂作于地室故驚卻至此直兒戲豈成解經

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鄭志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按間天子無事則

諸侯自相朝假如此年東方諸侯既朝天子而歸而西方諸侯不當朝天子則往朝此東方朝罷之諸侯也

十三年傳宣伯欲賜致公朝王之事以為己力也

王以為介而重賄之聘禮賓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是介有贈賄之禮也

君亦不惠稱盟詩傳惠順也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劉炫以為此稱寡君正是其理杜

何知宜為寡人孔疏引鄭莊公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以杜為是按莊公之告許大夫自述其言故我下稱寡人此文呂

相宣晉君之命則此我字呂相自我而稱其君為寡君理也

晉帥乘和文選典引注乘因也杜預解卒乘非

十四年經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孫復曰其言自晉歸于衛

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

不內酌飲酌當為勺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

日不食子大夫公子眾士食粥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此

謂三日不食之後繼之以或歡粥或疏食水飲也此傳言夫人

既哭而息則是殯後正當疏食水飲以太子不哀故憤歎不內

勺飲也

十五年經仲嬰齊卒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

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按仲遂生時已稱仲則遂

身得仲氏若待嬰齊為後而曰仲氏則何能以後來繼絕之氏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左氏傳補注六

二

逆加生存之父乎

年十六經雨木冰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

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此是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蘇文忠公集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詩祇有千林鬢鬆花韻會淞字林凍洛也俗云霜淞曾鞏詩自注齊地寒甚夜氣如霜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階齊人謂之霜淞語曰霧淞加霜淞窮漢賈飯甕以爲豐年之兆

公會尹子 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按畿內固有封爵如蘇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爲侯伯不僅爲子男也蓋王官出使尊之則曰公其卿士則通稱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爲然

傳鄭子罕伐宋 杜預云因滕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可乘間以侵小國滕小宋大猶羅鷺之仰鴻鵠彼有喪何妨宋力而乘之伐宋乎杜預以傳文不虛出而強傳其事其說未是詳以事神 詳祥字通易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孟子申詳檀弓作申祥虞翻易繫辭注吉事爲祥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善用心曰詳

荀伯不復從 杜云不復故道顧云謂不復從事于楚按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荀營爲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而疏行首 惠云司馬法凡陳行惟疏淮南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欽韓按行首領隊者也吳語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共稽此在壘中整陳之事也行頭即行首

陳不違晦 後漢書鄧禹傳癸亥日王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是月晦及六甲窮日皆忌出兵也

在陳而囂 孫子行軍篇軍擾者將不重也

登巢車以望晉師 李衛公兵法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輓轡以繩挽版屋上竿首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于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

楚師輕窶 漢書周亞夫傳楚兵輕剽難與爭鋒

皆曰國士在 惠云皆曰者皆晉楚之人也晉以楚有伯州犁楚以晉有苗賁皇故曰國士在然此說亦未順且從杜解

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 堯峰文鈔汪子曰此

蓋筮得復之頤也外繇坤為國又為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蹇震為蒼筮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為首元者首也元王即爻辭國君也又爻辭有災眚眚為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欽韓按虞翻云坤為異邦故國君凶晉筮故以楚為異

邦

徹七札焉 考工記犀甲七屬注云謂上旅下旅同膺札續之數

也疏云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為一札文獻

通考兵十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內一等

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

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鵲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

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整簾葉子三百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

并頭整一孟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綫給頭事件重五斤

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接近世用

鐵葉古用革札鐵葉只一重革則七重其編挨之數不同也惠

云呂覽愛士篇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

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惟一札未陷知甲以七札為數也

有韎韋之附注 鄭雜問志曰附為幅注為屬以韎韋幅如布

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杜注乃賈服說周禮司服疏引

之案彼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袴褶也隋書禮儀志袴褶

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

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

之倒頓郭云今電袴也電蓋縛之誤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

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

暨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

自稱領漢以來稱袴褶即大袴也唐會要九品已上朔望朝參

都督日已前並服袴褶開元十九年勅應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

用綢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按其制則文武官雖不戒嚴亦服

袴褶也六典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冠

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即袴褶之

製當依鄭志

敢告不甯 劉炫云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甯

甯告其身不傷耳魏犇曰不有甯也以傷為甯此與魏犇相似

按漢書高帝紀注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日甯又哀帝紀

注甯謂處家持喪服是甯有死傷之義古治亂廢置之字皆互

訓劉說是也

內旌于弢中 鄉射記注旌總名也釋文注旌首日旌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 楚之俘囚告其旌為

子重之軍麾子重必在是麾之下

執榼承飲 說文榼酒器也棹圓榼也孔叢儒服篇子路嗑嗑

尚飲七榼

察夷傷 服云金創為夷按漢書揚雄長楊賦金鏃淫夷通典

舉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

親于公室 言親聲伯甚于魯也若如杜言卻犇顯露其背慢

之迹于敵國之使不辭甚矣

奉君命無私 杜預云不受卻犇請邑按無私通言聲伯之為

人耳卻犇所私于聲伯者何至即時宣布

十七年經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

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推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麻推

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

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按此以推之則十一月壬申為十六日

杜預以長麻十一月無壬申日可知彼之長麻不通

傳士燮卒 杜預云因禱自裁按死非可祈也然憂懼結于中

寢食廢于外則數日之間無全理矣史傳所載王商司馬攸以
憂死者不可勝數豈必一一自裁于暗昧乎何休操三命以譏
傳杜預求通而妄造自裁之事皆傳之賊也

閉門而索客 淮南天文訓冬七十二日壬子受制則閉門閤
大搜客高鮑于君將還閉門索客人臣之誼也

後使大夫殺 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
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殺者君之禮也不為無道
以婦人而與田獵則荒耳

逃威也 威當為畏之借字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人
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通典卷十引盧植注

云畏兵刃所傷又王肅云犯法獄死謂之畏呂覽勸學篇高注
畏猶死也白虎通喪服畏者兵死也此作威者畏威文義通也攷

工記注古書畏作威皋陶謨天明畏釋文馬本作威呂刑德威
惟畏墨子尚賢下云德威惟威是畏威字通也

十八年經晉弒其君州蒲 彙纂云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

而靈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弒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
趙盾遂稱惡而不辭合欒書弒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赴告列
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春秋不與
其諉也故書曰晉弒其君欽韓按傳云逐不臣者七人蓋即書
偃所諉也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但稱國以弒公穀二傳
循經而不得其故反仍歸惡于厲公此其書尚可用哉微左氏
則亂臣賊子之漏網者多矣

有兄而無慧 漢書昌邑王賀傳故王清狂不惠蘇林曰色理青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

不能辨菽麥 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出守于城父與成公乾遇

于疇中問曰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

為衣也成公乾曰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

社稷乎世說尤悔篇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

簡文還三日不出云甯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然明于大而闇

于小亦有良材文公種米曾子駕羊何足掩其全器也

祁奚為中軍尉 呂氏春秋去私篇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注云

黃羊祁奚之字

籍偃為之司馬 國語韋昭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

以塞夷庚 陸機辨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李善曰繁欽辨惑論

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曰安帝

時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夷庚者藏車之所欽韓

按疏引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夷由同聲則夷庚是王道蕩

平之義李善以為藏車之所非也然此夷庚又是宋通道也

襄公

年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莊子則陽篇衛靈公所

以為靈公者何耶大棖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

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

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郭象注靈即是無道

之謚也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是謚法所謂亂而不損曰靈也

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 齊民要術說文楨楸也楸梓二木相類以為棺材勝于松柏埤雅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

與頌琴 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師氏龍氏等卻無頌琴故杜以雅琴為比然二琴形制不同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其他雅頌頌雅箎頌箎雅箎頌箎並雅侈于頌則雅琴長于頌琴矣文獻通考頌琴在俗樂部十三弦注如箏此後來改作非古之頌琴

婦養姑者也 檀弓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注親所饋食之處

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杜預云組甲漆甲成組

文被練練袍按組條也漆如何成條文被是衣著之稱非戰所

用賈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

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

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

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按初學記引周書曰年不登甲

不組滕注云縷繩甲不以組少儀甲不組滕注云組滕以組飾

之及紿帶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言紿帶解經滕字滕

是縛約之名釋文云紿結也如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為飾管

子五行注組甲謂以組貫甲也燕策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

吳師道補正曰組今綬紛條也韻書以繩直物曰緝此謂編組

穿甲之繩也遍考古書皆與賈說同惠棟云呂覽應同篇

潘錫爵案

此文見去尤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

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

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賈氏

之注本此被練若非甲則被練三千免者二百既非甲士是何

物也以練袍為戰服妄矣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晉語韋昭注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

敬命

與之禮食 晉語韋昭注禮食公食大夫之禮按玉藻所云者

皆傳食則不為禮食也

士富為候奄 晉語使范獻子為候奄韋昭注獻子范文子之

族昆弟士富也

四傳金奏肆夏之三 按周禮注呂叔玉以肆夏為時邁繁遏

為執競渠為思文鄭所不取杜預分繁遏為二徒形其陋

三夏 至敢不重拜 詩譜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

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

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

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燕禮

合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

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于諸侯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

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

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

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于臣得用頌與此異也郊特牲大射燕禮皆云大夫之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按此蓋用其節而不用其聲詩與升歌合樂別也按杜預解鹿鳴以下更說新義不知燕饗所常用者也是燕禮等篇彼平時未嘗寓目也

季孫曰略 漢律所云略人財物略賣人是也唐賊盜律注不和爲略

武羅伯因 世本夏時有武羅國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司之伯因古今人表作柏因

家眾殺而亨之 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淮南詮言訓羿死

于桃楸天問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章句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也按卽此傳殺羿烹食事沿說之誤

浞因羿室 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章句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按傳則純狐本羿妻故路史云浞反乃烝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羅萃注純狐羿妻名

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 藝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云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賈逵以爲辛甲卽尹佚藝文志又有尹佚二篇云在成康時卽大戴記之史佚不得謂爲一人

官箴王闕 夏商皆有箴見逸周書呂覽謹聽篇引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蓋亦辛甲之餘言也

獸臣司原 賈子禮篇虞者圓之司獸者也

戎狄荐居 服云荐草也劉炫謂莊子云麋鹿食荐卽荐是草

也服言是按韓非內儲上若如臣者猶獸鹿也惟荐草而就漢

書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是也杜預以爲荐聚則同于

土著何易土之有

國人逆喪者皆髻 言不爲始死之服卽用小斂時之髻著禮

變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婦人髻

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纏將齊衰者骨笄而纏今

言髻者亦去笄纏而紒也 士冠禮注纏一幅長六尺以韜髮內

幅疊而用之 髻之異于髻髮者既去纏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

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髻衰注髻露紒也亦用麻蓋

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著幘頭焉按小記男子冠

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以髻當免此對士喪禮眾主人之

免者也孔子彼疏云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髻

則有三別以麻髻對男括髮時以布髻對男子爲母免時以露

紒髻當喪服之女子在室髻衰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既

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子之未成義也既言髻衰三年

益知恆髻是露紒也孔氏于小記既明三種之髻復主鄭氏露

紒之義爲三年恆服是不違正經于義得矣杜預于此云遭喪

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髻而已若然傳當譏云魯于是始不成服

禮口本有髻甯僅云始髻乎魯雖衰替不至若是之無忌憚也

孔穎達攻鄭露紒之說不復尋喪服注疏矣

魯于是乎始髻 檀弓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

注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

總喪服傳注云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頭矣續漢志皇太后

為擗長一尺端為華勝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魚須擗長一尺按弔服用吉笄而無首同于女

子子為父母卒哭後歸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也魯習見狐駘

之役去笄纚以髻此失之過重而杜預以為凡為喪者皆惟髻

而無服非解也

國人誦之 樂師職鄭司農注云奏爾悲誦此國人之誦所謂

悲誦也

我君小子 抑之詩實虹小子於乎小子皆稱厲王也箋云禮

天子未除喪稱小子按晉有小子侯襄公在定姒之喪故也

五傳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 劉敞曰傳言王夫貪殺

之當也何謂不刑乎解經若此取舍從按左氏所載君子者

皆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所以參同異之趣極商權之情故其言

有是有非在好學深思者自得之劉敞之言非也殿本注疏考

證臣照按劉敞之論蓋亦謂左氏自作史斷而託諸君子云爾

夫使非其時君子實有此論左氏自以為君子而著其論于聖

筆之後廁之史策之間謬妄已極尙何問其論之當否乎夫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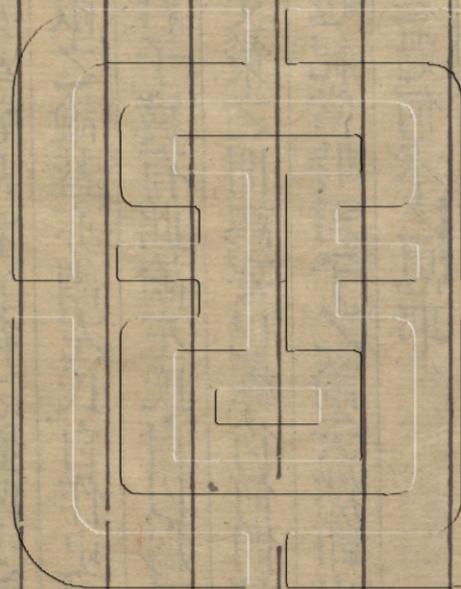
傳記事之書也紀當時君子之論云然即以知世風之升降後

儒妄規左氏之過何未之思耶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趙汭補注曰行父殺嫡

立庶專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流俗之論臣照按趙汭

亦未悟左氏之意斥左氏為流俗之論不知左氏所記者正當時流俗之論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慎校

